金史

二三



列傳第二十九　　金史九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完顏撒改　龐迪　溫迪罕移室懣

神土懣　移剌成　石抹卞

楊仲武　蒲察世傑本名阿撒　蕭懷忠

移剌按荅　孛朮魯阿魯罕　趙興祥

石抹榮　敬嗣暉

完顏撒改上京納魯渾河人也其先居於兀冷窟河身長多力善用槍王師南征睿宗爲右副元帥置之麾下佩以人

金牌使督軍事天德元年授本班祗候郎君詳穩其後從軍泰州路軍帥以撒改爲萬户領銀朮可等猛安戍北邊數有戰功二年正月海陵庶人遣使夏國諭以即位事因令伺彼之意既還稱旨爲尚書兵部郎中改同知會寧尹遷迭刺部族節度使改甌里本群牧使爲曷懶路都總管海陵伐宋授衛州防禦使爲武震軍都總管世宗即位遣使召撒改既至除昌武軍節度使已而爲山東路元帥副都統改安化軍節度使兼副都統如故四年徙鎮安武仍兼副統領山東大名東平三路軍八萬餘渡淮會大軍伐宋進至楚州宋遣使奉歲幣還邳州卒

龐迪字仲由延安人少倜儻喜讀兵書習騎射學推步孤虛之術無所効用應募隸涇原路第三副將破賊有功授保義郎嘗從百餘騎經行山谷遇夏人數千衆皆駭懼請避迪遂躍馬犯陣敵皆披靡身被重創神色自若完軍以還自是知名擢爲正將權發遣涇原路兵馬都監齊國建涇原路經略使張中孚舉迪權知懷德軍兼沿邊安撫使夏人合軍五萬薄懷德城迪開門待之夏人不敢入因以數千騎分門突出遂破之斬首五百級獲軍資羊馬甚衆復破關師古兵擢知涇州未到官改知鎮戎軍沿邊安撫使已而權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總制沂密淮陽兼權

知沂州丁父憂去官尋起復爲環慶路兵馬都鈐轄權知
邠州齊國廢改華州防禦使頃之軍變被執入山已而賊
衆悔曰公爲政素善豈宜刧辱遂縱之還復領州事天眷
元年除永興軍路兵馬都總管兼知京兆府徙臨洮尹兼
熙秦路兵馬都總管陜右大饑流亡四集迪開渠溉田流
民利其食居民藉其力各得其所郡人立碑紀其政績官
制行吏部以武功大夫博州團練使特授定遠大將軍七
年除慶陽尹歷三考不易以治最聞詔書褒美西人榮之
正隆元年遷鳳翔尹屢上章求退不許海陵南伐徵斂煩
急官吏因緣爲姦富者用賄以免貧者破產益困迪悉召

民使共議增減不加威督而役力均人情大悅五年徙汾陽軍節度使大定初復爲臨洮尹遷南京路都轉運使以省事惜費安靜爲政河南稱之徙絳陽軍節度使卒官年七十迪性純孝父病醫藥弗效迪仰天泣禱刲股作羹由是獲安昆弟析家財迪盡以與之一無所取官爵之廕率先諸姪疾革沐浴朝服而逝

温迪罕移室懣速頻屯懣歡春人徙上京忽論失懶兄朮輦國初有功授世襲謀克移室懣性忠正強毅善騎射膂力過人皇統初襲其兄謀克積戰功爲洮州刺史謂人曰謀克兄職也兄子斡魯古今已長矣遂以謀克讓還兄子

宗弼聞而嘉之曰能讓世襲可謂難矣除貴德州刺史改
移典乣詳穩遷烏古里部族節度使改德昌軍正隆四年
大徵兵南伐泰州猛安定遠阿補以所部叛還移室懣以
七謀克執定遠阿補勒其衆付大軍契丹反敗會寧六猛
安於締毋嶺屯於信韓二州之境移室懣率數千人殺賊
萬餘于伊改河以功遷臨潢尹世宗即位賜手詔曰南征
諸路將士及卿子姪安遠斡魯古斜普兄弟具甲仗悉來
推戴朕勉即大位卿累世有功耆舊之臣緣邊事未寧臨
潢劇任姑仍舊職聞樞密副使白彥敬南京留守紇石烈
志寧來討契丹今已遣人往招之其家皆在南京恐或遯

去兼起異謀若至則已若不至卿當以計執而獻之兩次
遣人招誘招討都監老和尚去人不知彼之所在久而不
還兼老和尚不知朕已即位卿可使人諭以朕意如來降
悉令復舊邊關之事可設耳目是時窩斡已反領兵數萬
來攻臨潢諸路軍未至窩斡勢益大移室懣領城中軍士
六百人邀擊窩斡凡數接戰斬殺甚衆所乘馬中流矢而
仆爲賊所執賊使移室懣招城中人曰爾生死在頃刻能
使城中出降官爵如故不然殺汝矣移室懣怒罵賊曰我
受國家爵祿肯從汝叛賊乎賊執之至城下迫脅之使招
城中其妻子官屬將士皆登城臨望移室懣厲聲曰我恨

軍少不能滅賊人生會有一死耳汝輩慎勿降賊一旦開門納賊城中百姓皆被殺掠毋以我故敗國家事賊無能爲也賊怒殺之城中人皆爲之感激推官麻珪益繕完城郭右監軍神土懣輔國上將軍阿思懣秉城固守賊不克攻遂引衆東行

神土懣本諸宗室贈銀青光祿大夫胡速魯改子也年十五事太宗爲左奉宸皇統二年充護衛除武器署丞累官肇州防禦使大定初除元帥右都監與咸平尹吾扎忽率泰州兵及昌懶路兵千五百人會臨潢尹移室懣討契丹契丹犯臨潢移室懣死攻之不能克廼引衆東行神土懣

表乞濟師十二月甲辰世宗次海瀆縣得奏上曰神土懣
吾扎忽軍不少可以從長攻龔矣會右副元帥謀衍以大
軍至神土懣改曷速館節度使隸右翼與紇石烈志寧敗
賊於長濼戰霿霧河皆有功改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卒
移剌成本名落兀其先遼橫帳人也沉勇有謀通契丹漢
字天會間隸撻懶下爲行軍猛安與宋人戰於楚泗之間
成以所部先登大破宋軍功最諸將劉麟約會天長軍議
進止成與夾古查合你俱爲撻懶前鋒得宋生口爲鄉導
遂達天長曆宗嘉之後從宗弼將兵廢齊國及再伐宋攻
濠州每戰輒先登多所摧破宗弼再取河南成及蕭懷忠

等八猛安先渡河南平第功授宣武將軍除威州刺史用
廉擢同知延安尹再遷昭義軍節度使正隆南伐為武毅
軍都總管撒八反海陵以事誅契丹名將成以本軍守磁
即遣妻子還汴海陵用是不疑時人高其有識改神武軍
都總管與孛术魯定方為浙東道先鋒使由淮陰進兵以
所部護糧赴揚州敵兵乘夜來攻成整兵奮擊斬刈甚衆
會海陵厥人死軍還復鎮昭義大定二年以廉在優等改
河中尹再除臨洮尹招降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遷南京
留守召拜樞密副使封任國公改北京留守卒訃聞上悼
惜之授其子順思阿不武功將軍世襲咸平路鈔赤隣猛

安下沓不爲謀克結什角者西蕃既衰其苗裔曰董氈其子曰巴氈角始附宋賜姓趙改名順忠順忠子永吉永吉子世昌皆受宋官爲左武大夫遥領萊州防禦使襲把羊族長朝廷定陝西世昌換忠翊校尉既而鬼蘆族長京臧殺世昌朝廷遣兵執京臧斬之臨洮市以世昌子鐵哥爲把羊族都管大定四年宋人破洮州鐵哥弟結什角與其母走入喬家族避之喬家族首領播逋與鄰族木波隴逋尾拜丙離四族耆老大僧等立結什角爲木波四族長號曰王子其地北接洮州積石軍其南隴逋族南限大山八百餘里不通人行東南與疊州羌接其西丙離族西與盧

甘羌接其北厖拜族與西夏容魯族接地高寒無絲枲五穀惟産青稞與野菜合酥酪食之其疆境共八千里合四萬餘户其居隨水草畜牧遷徙不常結什角念朝廷爲其父報讎欲棄四族歸朝四族不許成至臨洮使人招結什角乃率四族來附進馬百匹仍請每年貢馬詔曰遠人慕義朕甚嘉之其遺能吏往撫其衆厚其賞賜初天會中詔以舊積石地與夏人夏人謂之祈安城有莊浪四族一曰吹折門二曰密臧門三曰隴逋門四曰厖拜門雖屬夏國叛服不常大定六年夏人破滅吹折密臧二門其逋隴厖拜二門與喬家族相鄰遂歸結什角夏國遣使來告莊浪

族違命作亂欲興兵剪除朝廷不知隴逋厖拜二門舊屬夏國報以將檢會其地舊所隸屬毋擅出兵結什角之母居于莊浪族中大定九年結什角往省其母夏人伺知之遂出兵圍結什角招之使降結什角不從率所部力戰潰圍出夏人斫斷其臂虜其母去部兵亦多亡者結什角尋亦死遺言請命朝廷復立喬家族首領陝西奏聞知夏國王李仁孝與其臣任得敬中分其國發兵四萬役夫三萬築祈安城殺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屢獲宋諜人言宋欲結夏國謀犯邊境詔遣大理卿李昌圖左司員外郎粘割斡特剌往按之且止夏人毋築祈安城及處置喬家等族

別立首領夏國報云祈安本積石舊城久廢邊臣請設戍兵鎮撫莊浪族所以備盜非有他也結什角以兵入境以是殺之不知爲喬家族首領也李呂國等按視殺結什角之地本在夏境築祈安城已畢工皆罷歸不得宋夏交通之狀乃於熈秦迫近宋夏衝要量添戍兵及問喬家等族民户願以結什角姪趙師古爲首領於是詔以趙師古爲木波喬家丙離隴逋厖拜四族都鈐轄加宣武將軍

石抹卞本名阿魯古列五代祖王五遼駙馬都尉父五斤爲羣牧使從睿宗秋山卞年十三已能射連獲二鹿睿宗奇之賜以良馬及金吐鶻天會末宗弼爲右監軍召卞隸

帳下丁父憂是時宗磐爲太師撻懶爲左副元帥人爭附之使人召卞卞不往宗磐撻懶皆以罪誅人多其有識宗弼復取河南與宋人戰於潁州漢軍少却卞身被七創率勇士十餘騎奮擊敗之及宋稱臣宗弼選管有勞者與俱入朝授卞忠勇校尉遷宣武將軍除河間少尹察廉升遂州刺史改壽州再改唐州丁母憂去官起復唐州刺史海陵伐宋卞爲武毅軍都總管由别道進兵遇宋伏兵數百人以三十騎擊敗之遂下信陽軍及羅山縣至獎州宋守將棄城遯因取其城頃之軍士皆欲逃歸闌子山猛安結漢軍三猛安謀克刼卞還舍於獎水之曲卞乃陰約漢軍

將吏乘夜掩殺闌子山猛安復將其軍大定二年除鄭州
防禦使以本官領行軍萬户伐宋遷武勝軍節度使宋人
請和明年有水牛數百頭自淮南走入州境僚佐欲收之
充官用卞不聽復驅過淮還之遷河南尹轉西南路招討
使改大名尹大名多盜而城郭不完卞請修大名城奏可
城完羣盜賊不得發徙臨洮尹卒官年六十三
楊仲武字德威保安人父遇以勇聞關西爲肖州團練使
宋末仲武謁經略使王庶求自効遂用爲先鋒妻室入關
仲武與鄜延路兵馬都監鄭建充俱降爲安塞堡環慶路
兵馬都監皇統初復陝西將兵戍鳳翔屢却宋軍除知寧

州關中荐饑境內盜賊縱橫仲武悉平之改坊州刺史復知寧州遷同知臨洮尹改同知河中府海陵營繕南京典浮橋工役臨洮地接西羌與木波雜居邊將貪暴木波苦之遂相率爲寇掠仲武前治臨洮乃從數騎入其營諭之曰此皆將校侵漁汝等以至此爾今懲治此輩不復擾害汝也并以禍福曉之羌人喜悅寇掠遂息至是木波復掠熙河熙河主帥使人諭之不肯去曰楊總管來我乃解去熙河具奏詔復遣仲武當是時木波謂仲武不能復來及仲武至與其酋帥相見責以負約對曰邊將苦我今之來求訴於上官耳今幸見公願終身不復犯塞乃舉酒酹天

折箭爲誓仲武因以卮酒飲之曰當更爲汝請若復背約必用兵矣羌人羅拜而去及伐宋以仲武爲威定軍都總管駐兵歸德大定三年除武勝軍節度使改陝西西路轉運使卒

蒲察世傑本名阿撒曷速館斡篤河人徙遼陽初在梁王宗弼軍中爲人多力每與武士角力賭羊輒勝之能以拳擊四歲牛折脅死之有糧車陷淖中七牛挽不能出世傑手挽出之宗敏爲東京留守召置左右海陵簒立即以爲護衛海陵謂世傑曰汝勇力絶倫今我兄弟有異志者期以十日除之則有非常之賞仍盡以各人家產賜汝世傑

受詔而不肯為已過十日海陵怒面責之世傑曰臣自誓不以非道害物雖死不敢奉詔海陵愛其勇不之罪也正隆四年調諸路兵伐宋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之他使者唯恐不如詔書得數多世傑往曷懶路得數少海陵怪問之對曰曷懶地接高麗今若多籍其丁即有緩急何以為備海陵喜曰他人用心不能及也除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賜銀二百五十兩絹綵六百匹馬二疋是時徵發不已民不堪命犯法者衆邢州無長吏獄囚積四百餘人世傑到官月餘決遣略盡入為宿直將軍以事往胡里改路還奏契丹部族大抵皆叛百姓驚擾不安今舉國南伐

賊若乗虛入據東土根本之地雖得江淮無益也宜先討平契丹南伐未晚海陵不悅曰詔令已出矣今以三萬兵選將屯中都以北足以鎮壓世傑又曰若東土大族附於賊恐三萬衆未易當也海陵不聽及發汴京授鄭州防禦使領武捷軍副總管大軍渡淮世傑以軍三千護糧餉東下敗宋兵數千人奪其戰船甚衆至和州境擊宋兵五萬人走之明日使其子兀迭領二百八十騎爲應兵自領八百騎前戰連射六十餘人皆應弦而斃宋兵遂奔潰海陵欲觀水戰使世傑領水軍百人試之宋人舟大而多世傑舟小乃急進至中流取勝而還大定初世傑復取陝州敗

宋兵石壕鎮復敗宋援兵三千人遂圍陜州宋兵二千自潼關來世傑以兵二百四十迎擊之射殺十餘人宋兵敗走復敗之於土壕山生擒一將復以兵三百至斗門城遇宋兵萬餘宋將三人挺槍來刺世傑世傑以刀斷其鎗宋兵乃退復以四謀克軍敗宋兵於土華復圍陜州世傑管擐甲佩刀腰箭百隻持鎗躍馬往來軍中敵人見而異之曰真神將也親率選卒二百餘人穴地以入城遂拔再破宋軍三萬人復虢州未幾爲衛州防禦使改河南路統軍都監召赴闕上慰勞良久除西北路副統賜廄馬弓矢佩刀從僕散忠義討契丹賊平改華州防禦使與徒單合喜

經略隴右合喜復德順至東山堡宋兵捍絶樵路世傑擊走之追至城下城中出兵約二萬餘敗之殺傷甚衆宋經略使荆臯棄德順走世傑與左都監璋追破其軍改亳州防禦使四遷通遠軍節度使宋人輒入鞏州境糴米麵有司執之世傑署案作歸附人縱遣之譯史蔡松壽誣府主謀叛坐斬十八年起為弘州刺史母憂去職累遷亳州防禦使卒世傑少貧然踈財尚氣每臨陣敵衆既敗必戒士卒毋縱殺掠平居非忠孝不言親賢樂善甚獲當世之譽云

蕭懷忠本名好胡奚人也為西北路招討使蕭裕等謀立

遼後使蕭招折往西北路結懷忠并結節度使耶律朗為
助懷忠與朗有隙遂執招折并執朗遣使上變裕等既誅
懷忠為樞密副使賜今名復為西北路招討使西京留守
封王改南京留守契丹撒八反復以懷忠為西京留守西
南面兵馬都統與樞密使僕散思恭北京留守蕭賾右衛
將軍蕭禿剌護衛十人長斡盧保往討之蕭禿剌戰無功
大軍追撒八不及而海陵意謂懷忠與蕭裕皆契丹人本
同謀逾年乃執招折上變而撒八亦契丹部族恐其合以
師恭與太后密語而禿剌無功懷忠賾師恭逸賊既殺師
恭族滅其家使使即軍中殺賾懷忠皆族之斡魯保禿剌

初爲罪首但誅之而已大定三年追復賾懷忠禿剌斡盧保官爵賾弟安州刺史順求襲賾之謀克上不許謀克而以賾家産付之

移剌按答遼横帳人也父留斡與耶律余睹俱來降西京下復叛留斡遇害按答以死事之子授左奉宸熈宗初充護衛除安州刺史累官東京副留守參知政事完顔守道經略北方攝咸平路屯軍都統入爲兵部侍郎徙西北西南兩路舊設堡戍迫近内地者于極邊安置仍與泰州臨潢邊堡相接除武定軍節度使以招徠邊部功遷東北路招討使改臨潢尹卒按答騎射絶倫善相馬嘗論及善射

者世宗曰能如卿乎閱馬于市見良馬雖羸瘦輒與善價
取之他日果良馬也
孛术魯阿魯罕隆州琵离葛山人年八歲選習契丹字再
選習女直字既壯爲黃龍府路萬户令史貞元二年試外
路胥吏三百人補隨朝阿魯罕在第一補宗正府令史累
擢尚書省令史僕散忠義討窩斡辟置幕府掌邊關文字
甚見信任窩斡既平阿魯罕招集散亡復業者數萬人復
從忠義伐宋屢入奏事論列可否上謂宰相曰阿魯罕所
言可行者即行之宋人請和忠義使阿魯罕往和議定阿
魯罕入奏賜銀百兩重綵十端忠義薦阿魯罕有才幹可

任尚書省都事詔以爲大理司直未幾授尚書省都事除
同知順天軍節度事紇石烈志寧北巡阿魯罕攝左右司
郎中還朝除刑部員外郎再遷侍御史上問紇石烈良弼
曰阿魯罕何如人也對曰有幹材持心忠正出言不阿順
數日遷勸農副使兼同修國史侍御史如故改右司郎中
奏請徙河南戍軍屯營城中者於十里外從之遷吏部侍
郎除山東統軍都監從置河南八猛安遷武勝節度使入
爲吏部尚書改西南路招討使有司督本路猛安人户所
貸官粟阿魯罕乞俟豐年從之軍人有以甲葉貿易諸物
天德榷場及界外歲采銅礦或因私挾兵鐵與之市易皆

一切禁絶之上番軍不許用親戚奴婢及傭雇者管轄損
圯以時葺治不與所部猛安謀克會宴故兵民皆畏愛之
上謂太尉守道曰阿魯罕及上京留守完顏烏里也皆起
身胥吏阿魯罕爲人沉厚其賢過之改陝西路統軍使兼
京兆尹陝西軍籍有闕舊例用子弟補充而材多不堪用
阿魯罕於阿里喜旗鼓手内選補軍人以春牧馬經夏不
收飼瘠弱多死阿魯罕命以時收秣之故死損者少仍春
秋督閲軍士騎射以嚴武備終南米潦者節其期限檢其
出入以防姦細上謂宰相曰阿魯罕所至稱治陝西政蹟
尤著用之雖遲亦可得數年力也召爲參知政事命條上

天德陜西行事上稱善以疾乞致仕除北京留守卒

賛曰記曰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傳曰疆場之事

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故守戍邊圉之臣不可以不論焉

趙興祥平州盧龍人六世祖思温遼燕京留守封天水郡

王父瑾遼靜江軍節度使興祥以父任閤門祗候謁告省

親于白霫會遼季土賊據郡作亂興祥携母及弟妹奔燕

京不能進乃自柳城涉砂磧夜視星斗而行僅達遼軍而

不知遼主所向遂還柳城及妻室獲遼主興祥乃歸國從

宗望伐宋爲六宅使天眷初累官同知宣徽院事母憂去

官熈宗素聞興祥孝行及英悼太子受冊以本官起復護

視太子轉右宣徽使天德初改左宣徽使海陵嘗問興祥欲使子弟爲官當自言興祥辭謝海陵善之賜以玉帶詔曰汝官雖未至一品可佩此侍立爲濟南尹賜車馬金幣金銀器皿改絳陽軍節度使召爲太子少保封廣平郡王改封鉅鹿正隆初例奪王爵遷太子少傅封中國公起爲定武軍節度使海陵伐宋興祥二子從軍世宗即位海陵尚在淮南二子未得還興祥來見於平州世宗嘉其誠款以爲祕書監復爲左宣徽使上曰尚食庖人猥多徒費廩祿朕在藩邸時家務皆委執事者自即位以來事皆留心俸祿出於百姓不可妄費庖人可約量損減近臣獻琵琶

世宗却之謂興祥曰朕憂勞天下未嘗以聲技爲心自今勿復有獻宜悉諭朕意有司奏南北邊事未息恐財用未給乞罷修神龍殿涼位工役上即日使興祥傳詔罷之久之以其孫珣爲閤門祗候十五年上幸安州春水召興祥赴萬春節上謁于良鄉賜銀五百兩感風眩賜醫藥未幾卒官

石抹榮字昌祖七世祖仕遼封順國王遼主奔天德榮父惕益挺身赴之是時榮方六歲母忽土特滿携之流離道路宗室神谷得之納爲次室榮就養於神谷家惕益既見遼主委以軍事軍敗被執將殺之金源郡王銀朮可白彼

忠於所事殺之何以勸後遂釋之後從伐宋卒於軍中榮
年長事秦王宗翰居幕府天眷二年充護衛熙宗宴飲命
胙王元與榮角力榮勝之連仆力士六七人熙宗親飲之
酒賜以金幣遷宿直將軍天德初除開遠軍節度使入謝
不覺泣下海陵問其故對曰老母在神谷家違去膝下是
以感泣乃詔其母與之俱行仍賜錢萬貫改天德尹從秦
寧軍再除延安東平尹海陵南征爲神果軍都總管留駐
泗州以遏逋卒大定初還鎮東平與户部尚書梁銶按治
山東盜賊二年以本官充山東東西大名等路都統有疾
改太原尹從益都尹丁母憂起復召爲簽書樞密院事北

京東京留守陝西路統軍使南京西京留守榮與河南尹
婁室陝州防禦使石抹靳家奴皆坐髙買賣私物抑買
民物得罪靳家奴前爲單州刺史廉察官行郡乃刼制民
使作虛譽用是得遷同知太原尹後多取民利及爲陝州
尚書省奏其事法當解職削階上以靳家奴鼓虛聲以誑
朝廷不可恕特詔除名榮與婁室削两階解職久之榮除
臨潢尹改臨洮尹卒年六十三
敬嗣輝字唐臣易州人登天眷二年進士第調懷安丞遷
弘政令補尚書省令史有才辯海陵爲宰相愛之及篡立
擢起居注歷諫議大夫吏部侍郎左宣徽使貞元三年八

月尚食烹飪失宜庖官各杖二百嗣暉與同知宣徽院事烏居仁各杖有差久之拜參知政事正隆六年伐宋留張浩及嗣暉于南京治尚書省事世宗即位惡嗣暉巧佞御史大夫完顏元宜劾奏蕭玉嗣暉許霖等六人不可用嗣暉降通議大夫放歸田里嗣暉練習朝儀進止應對閑雅由是起爲丹州刺史戒諭之曰卿爲正隆執政阿順取容朕甚鄙之今當竭力奉職以洗前日之恥苟或不悛必罰無赦未幾丁母憂起復爲左宣徽使世宗頗好道術謂嗣暉曰尚食官毋於禁中殺羊豕朔望上七日有司毋奏刑名七年蒲察通除肇州防禦使上責其飾詐因顧嗣暉曰

如卿不可謂無才但純實不足耳又之有牓匿名書于通衢者稱海陵舊臣不得用者有怨望心將圖不軌上曰豈有是哉謂嗣暉曰正隆時卿爲執政今指卿以爲怨望朕極知其不然卿性明達能辨但頗自衒鈞衆人之譽所以致此媒孽後當政之大定十年將有事南郊廷議嗣暉在海陵時凡宗廟禘祫輒行太常事復拜參知政事詔以執政冠服攝太常禮成薨

贊曰趙興祥石抹榮自拔流離艱阨中而克有所樹立固其識之過人亦其所遭際致然也迹世宗之却聲技减庖人仁愛若是而其下孰不興起哉

列傳第二十九

列傳第三十　　金史九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　國史領　經筵事都總裁　臣脫脫奉

勑修

毛碩字仲權甘陵人宋末試弓馬子弟碩中選調高陽關路安撫司准備差使尋辟河間尉再辟兵馬都監宗望軍至碩以本部迎降齊國建由淮東路第一副將擢知滑州劉麟伐宋充行營中軍統制軍馬天眷間歷汴京路山東

西路兵馬都監皇統元年權知拱州宋將張俊據亳州而柘城酒監房人傑叛以應俊碩發兵討之至柘城躬扣城門呼耆老以諭意縣人縛人傑以降碩徑入縣署召百姓慰安之衆皆感悅刻石紀其事四年眞授拱州刺史元帥梁王宗弼承制超武義將軍改知曹州有書生投書于碩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座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以故嘉之遷鄭州防禦使尋改通州天德二年充陝西路轉運使碩以陝右邊荒種藝不過麻粟蕎麥賦入甚薄市井交易惟川絹乾薑商賈不通酒稅之入耗減請視汴京燕京例給交鈔通行而肇會德順道路

多險鹽引斤數太重請一引分作三四以從輕便朝廷皆從之泰州倉粟陳積而百姓有支移者止就本州折納其直公私便之改河東南路轉運使上言頃者定立商酒課不量土産厚薄戶口多寡及今昔物價之增耗一槩理責之故監官被繫失身破家折傭逃竄或爲姦吏盗有實錢而以賒券輸官故河東有積負至四百餘萬貫公私苦之請自今禁約酒官不得折准賒貸惟許收用實錢則官民俱便至今行之秩滿除南京路都轉運使大定六年致仕卒于家頎文雅好事性謹飭每見古人行事有益於時者常書置坐右以爲莅官之戒云

李上達字達道曹州濟陰人在宋時以蔭補官累東平府
司戶參軍摭懶取東平上達給軍須號辦治齊國建爲吏
部員外郎攝戶部事劉豫行什一之法樂歲輸多歉歲寡
取之蓋古人助法也收斂之時蓄積蓋藏民或不以實輸
官官亦不肯盡信於是告訐起而獄訟繁公私苦之上達
論其弊豫改定爲五等之制齊國廢以河南與宋人上達
隨地人宋宗弼復取河南上達爲同知大名尹按察陝西
河南是時關陝蒲解汝蔡民饑上達輒以便宜發倉粟賑
百姓累遷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上達到官再期比舊增三
十餘萬貫戶部以其法頒之鄰路上達長於吏事能治繁

劇猾吏不能欺所至稱之卒官年六十一
曹望之字景蕭其先臨潢人遼季移家宣德天會間以秀民子選充女直字學生年十四業成除西京教授爲元帥府書令史補正令史轉行臺省令史録教授資補修武校尉除右司都事吏部侍郎田瑴素薄望之望之願交不肯納遂與蔡松年許霖構致黨獄改行臺吏部員外郎海陵爲相嘗以書致其私望之不從天德元年調同知石州軍州事坐事免丁母憂久之除絳陽軍節度副使入爲戸部員外郎詔買牛萬頭給按出虎八猛安徙居南京者望之主給之撒八反轉致甲仗八萬自洺州輸燕子城運米八

十萬斛由蔡水入淮饋伐宋諸軍期以一日望之如期集
事進本部郎中特賜進士及第大定初討窩斡望之主軍
食給與有節凡省糧三十萬石省芻草五十萬石帥府以
捷入告議者欲遂罷轉輸望之以爲元惡未誅不可弛備
旣而大軍追討果賴以濟以勞進一階兼同修國史請於
大鹽濼設官榷鹽聽民以米貿易民成聚落可以固邊圉
其利無窮從之其後凡貯米二十餘萬石及東北路歲饑
賴以濟者不可勝數三年上曰自正隆兵興農桑失業猛
安謀克屯田多不如法詔遣戶部侍郎魏子平大興少尹
同知中都轉運事李滌禮部侍郎李愿工部郎中移剌道

戶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監察御史夾谷阿里補及望之分道勸農廉問職官臧否望之還言乞汰諸路胥吏可減其半詔胥吏如故於是始禁用貼書云遷本部侍郎領覆實繕修大內財用費用大省復以勞進階上召見諭勉之望之家奴袁一言誣妖妄大興府鞫治望之恐使戶部令史劉公輔問其事于大興少尹王全全具其事語公輔公輔以語望之御史臺劾奏劉公輔言泄獄情上曰妖妄之言交相傳說何也於是望之決杖一百王全杖八十劉公輔杖一百五十除名頃之運河堙塞世宗出郊見之問其故主者奏曰戶部不肯經畫歲久以致如此上責望之曰

有水運不濬治乃用陸運煩費民力罪在汝等其往治之
尚書省奏當用夫役數萬人上曰方春耕作不可勞民以
宮籍監戶及摘東宮諸王人從充役若不足即以五百里
內軍夫補之太宗實錄成監修國史紇石烈良弼賜金帶
一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劉仲淵望之皆賜銀幣
有差望之嘆賞薄謂人曰栽花接木乃加爵命勤勞者不
遷官無何張景仁遷翰林學士望之又曰止與他人便遣
獨不及我哉世宗聞之出望之德州防禦使謂之曰汝爲
人能幹而心不忠實朕前往安州春水人言汝無事君之
義朕敕臣下有過即當諫爭汝但面從退則謗議此不忠

不孝也汝自五品起遷四品太宗皇帝實録成優賜銀幣不思盡心竭力惟官賞是覬令出汝於外宜改心滌慮不然則身亦莫保望之到德州有惠政百姓爲立生祠改同知西京留守事上書論便宜事其一論山東河北猛安謀克與百姓雜處民多失業陳蔡汝潁之間土廣人稀宜徙百姓以實其處復數年之賦以安輯之百姓亡命及避役軍中者閱實其人使還本貫或編近縣以爲客戶或留爲佃戶者亦籍其姓名州縣與猛安事干涉者無相黨匿庶幾軍民協和盜賊弭息其二論薦舉之法虛文無實宰相拔擢及其所識不及其所不識內外官所舉亦輒不用或

指以爲朋黨遂不敢復舉宜令宰執歲舉三品二人御史大夫以下內外官終秩舉二人自此以下以品殺爲差等終秩不舉者遇轉官勒不遷三品者削後任俸三月其舉者已改除吏部以類品第季而上之三品闕則於類第四品中補授四品五品以下視此爲差其待以不次者宰執具才行功實以聞舉當否罪當如律廉介之士老於令幕無舉主者七考無贓私罪者准朝官三考勞叙吏部每季圖上外路職官姓名路爲一圖大書贓汙者於其名下使知畏慎外任五品以上官改除令代之者具功過以聞年六十以上者終更赴調有司察其視聽精力老疾不堪釐

務給以半祿罷遣其三論守邊將帥及沿邊州縣官漁剝軍民擅興力役宜歲遣監察御史周行察之邊部有訟招討司無得輒遣白身人徵斷宜於省部有出身女直契丹人及縣令丞簿中擇廉能者因其風俗略定科條務爲簡易徵斷羊馬入官籍數如邊部遇饑饉即以此賑給之招討及都監視事宜限邊部餽送駞馬招討司女直人戶或擷野菜以濟艱食而軍中舊籍馬死則一村均錢補買往往鬻妻子賣耕牛以備之臣恐數年之後邊防困弊臨時賑濟費財十倍而無益早爲之所則財用省而邊備實矣官給軍箭用盡則市以補之皆朽鈍不堪用可每歲給官

箭一分以補其闕邊民闕食給米地遠負重往往就倉賤賣而去可計口支錢則公私兩便陝西正副宜如猛安謀克用土人一員隊將亦宜參用土人久居其任增弓箭田復其賦役以廉吏爲提舉舉察總管府以下官農隙校閱以嚴武備則太平之時有經略之制矣又論六鹽場用人宜令戶部公議辟舉論漕運先計河倉見在幾何通州容受幾何京師歲費幾何令近河州縣歲稅或六七萬石小民有入貲之費富室收轉輸之利宜計實數以科稅入論民間私錢苦惡宜以官錢五百易私錢千期以一月易之過期以銷錢法坐之論州府力役錢物戶部須印署白簿

使盡書之以俟審閱有畏避不書者坐之論工部營造調
發妨民生業諸路射糧軍約量人數習武藝期以三年成
以息調民書奏多見采納以本官行六部事於北邊召拜
戶部尚書上數之曰汝前爲侍郎以不忠外補頗能練習
錢穀故任以尚書之重宜改前非以圖新効也是時戶部
尚書高德基坐高估俸粟責降世宗念望之吝出納或懲
德基也既出使人諭之曰勿以高德基下粟直要在平估
而已十五年新宮成世宗幸新宮勑望之曰新宮中所須
毋取于民間也有良民夫婦質身於東宮留守完顏𣪊英
家期終而不遣尚書省下東京鞫治望之言𣪊英爲留守

其同官必且阿徇不肯窮竟當移他州望之久習事有治錢穀名性剛愎頗沾沾自露希覬執政而刑部尚書梁肅自詳問宋國使還世宗嘗欲以爲執政久而未用亦頗衒耀求進世宗謂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曹望之梁肅急於見知汲汲於躁進遂出梁肅爲濟南尹數年乃召拜參知政事而望之終於戶部尚書年五十六世宗惜其未及用賜錢三千貫敕使致祭賻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絹二百匹以其子淵爲奉御澤爲筆硯承奉其後尚輦局舉出身人年六十餘可以臨事世宗曰豈爲此輩惜官邪但此輩專以盜取官錢爲謀生計不可用也由是欲更改監臨格式

以問戶部尚書劉瑋瑋恐監官謗已不肯實對世宗因思望之嘆曰不如望之之敢行也望之初不學及貴稍知讀書遂刻苦自致有詩集三十卷

大懷貞字子正遼陽人皇統五年除閤門祗候三遷東上閤門使丁母憂起復符寶郎累官右宣徽使正隆伐宋爲武勝軍都總管大定二年除洺州防禦使兼押軍萬戶改沂州再遷彰國安武軍節度使縣尉獲盜得一旗上圖亢宿詰之有謀叛狀株連幾萬人懷貞當以亂民之刑請誅其首亂者十八人餘皆釋之嘗以私忌飯僧數人就中一僧異常懷貞問曰汝何許人也對曰山西人復問曾爲盜

殺人否對曰無之後三日詰盜果引此僧皆服其明察改
興中尹錦州富民蕭鶴壽塗中殺人匿府少尹家有司捕
不得懷貞以計取之寘於法改彰德軍節度使卒
盧孝儉宣德州人登天眷二年第調憲州軍事判官補尚
書省令史累官太原少尹大定二年陝西用兵尚書省發
本路稅粟赴平涼充軍實期甚嚴迫孝儉輒易以金帛馳
至平涼用省而不失期并人稱之用廉進官二階遷同知
廣寧尹廣寧大饑民多流亡失業乃借僧粟留其一歲之
用使平其價市與貧民既以救民僧亦獲利累遷山東東
路轉運使孝儉素褊躁與同僚王公謹失歡其子嘗私用

官帑孝儉不知也既而改河北西路轉運使公謹乃發其
事孝儉聞被逮莫測所以行至章丘自縊死
盧庸字子憲薊州豐潤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唐州軍
事判官再調定平縣令庸治舊堰引涇水溉田民賴其利
補尚書省令史除南京轉運副使改中都戶籍判官察廉
遷禮部主事累官鳳翔治中大安三年徵陝西屯田軍衛
中都以庸簽三司事主兵食至潞州放還屯田軍庸改乾
州刺史入爲吏部郎中至寧元年改陝西按察副使夏人
犯邊庸繕治平涼城池積芻粟團結土兵爲備十一月夏
人掠鎮戎陷涇邠遂圍平涼庸矢盡募人取夏兵射城上

箭以濟急用出府庫賞有功者人樂爲死平涼賴以完貞祐二年肅移書陝西行省僕散端大槩謂慶陽平涼德順陝西重地長安以西邠爲阨塞當重兵屯守詔賞平涼功肅進官四階遷按察轉運使三年詔諸道按察司講究防秋肅陳便宜曰自鄜延至積石雖多溝坂無長河大山爲之屏蔽恃弓箭手以禦侮其人皆剛猛善鬪熟于地利夏人畏之向者徙屯他所夏人即時犯邊此近年深患也人情樂土且耕且戰緩急將自奮又曰防秋之際宜先清野又曰掌軍之官不宜臨時易代兵家所忌將非其人屢代何益無何有言肅老不勝任者即罷之未幾改定海軍節

度使山東亂不能赴按察司劾之當奪兩官審理官直之

庸以病請求醫藥遂致仕興定三年卒

李偲字子友定州安喜人中天眷二年進士調遼山簿累

官戶部主事丁母憂起復舊職除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

事大定初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僕散忠義行省事

於汴京奏偲幕府世宗曰李偲方治京畿漕事行省可他

選也三年權知登聞檢院再遷戶部侍郎上曰戶部財用

出入朕難其人卿非舊勞資叙尚淺勿以秩滿例升三品

因循歲月若不自勉必不汝貸偲每朝會與高德基屏人

私語上聞而怪之問右丞石琚曰李偲果何如人琚曰亦

幹事吏耳改同知北京留守沂州防禦使沂南邊郡戶部符借民閑田種禾取藁秸備警急用度偲曰如此則農民失業具奏止之轉運司牒郡輸粟朐山調急夫數萬人是時久雨泥濘輓運不能前進偲遣吏往朐山刺取其官廩見儲糧數可支半歲即具其事牒運司請緩期毋自困百姓先是郡縣街陌閒聽民作廛舍取其僦直至是罷收僦直廛舍一切撤毀他郡奉承號令督百姓必盡撤去使街陌繩齊矢棘如初時然後止偲獨教民撤治前却不齊一者三五所使巷道端正即已民便之改陝西西路轉運使卒

贊曰毛碩李上達曹望之李偲之流皆金之能吏也望之

悻悻然以求大用君子無取焉

徒單克寧本名習顯其先金源縣人徙居比古土之地後徙置猛安于山東遂占籍萊州父況者官至汾陽軍節度使克寧資質渾厚寡言笑善騎射有勇略通女直契丹字左丞相希尹克寧母舅熙宗問希尹表戚中誰可侍衛者希尹奏曰習顯可用以爲符寶祗候是時悼后干政后弟裴滿忽土侮克寧克寧毆之明日忽土以告悼后后曰習顯剛直必汝之過也已而充護衛轉符寶郎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改忠順軍節度使克寧娶宗幹女嘉祥縣主同母兄蒲甲判大宗正事海陵心忌之出爲西京留

守構致其罪誅之因降克寧知滕陽軍歷宿州防禦使胡里改路節度使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大定初詔克寧以本路兵會東京遷左翼都統詔與廣寧尹僕散渾坦同知廣寧尹完顏巖雅肇州防禦使唐括烏也從右副元帥完顏謀衍討契丹窩斡趨濟州謀衍用契丹降吏紇者計策襲賊輜重克寧與紇石烈志寧爲殿與賊遇于長濼謀衍使伏兵于左翼之側賊二萬餘躡吾後又以騎四百餘突出左翼伏兵之間欲繞出陣後攻我克寧與善射二十餘人拒之衆曰賊衆我寡不若與伏兵合擊或與大軍相依可以萬全克寧曰不可若賊出陣後則前後夾擊我敗矣大

軍不可俟也於是奮擊賊乃却左翼萬戶襄與大軍合擊
之賊遂敗追奔十餘里二年四月一日也越九日復追及
賊于霿䨓河左翼軍先與賊戰克寧以騎二千追掩十五
里賊迫澗不得亟渡殺傷甚衆賊收軍返旆大軍尚未至
克寧令軍士下馬射賊賊遂引而南是時窩斡已再北元
帥謀衍利鹵掠駐師白濼世宗訝其持久遣問之謀衍曰
賊騎壯我騎弱此少駐所以完養馬力也不然非益萬騎
不可勝克寧奮然而言曰吾馬固不少但帥不得人耳其
意常利虜掠賊至則引避賊去則緩隨之故賊常得善牧
而我常拾其蹂踐之餘此吾馬所以弱也今誠能更置良

帥雖不益兵可以有功不然騎雖十倍未見其利也朝廷知其議召還謀衍以平章政事僕散忠義兼都元帥師將發賊聲言乞降克寧曰賊初困蹙且無降意所以揚言者是欲緩吾師期也不若攻其未備賊若挫衂則其降必速如其不降乘其怠而急擊之可一戰而定也忠義以爲然乃與克寧出中路遂敗賊兵于羅不魯之地賊奔七渡河負險爲柵克寧覘知賊柵之背其勢可上乃潛師夜登俯射之大軍自下攻賊潰皆遁去契丹平克寧除太原尹未閱月宋吳璘侵陝右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乞益兵遣克寧佩金牌駐軍平涼詔合喜曰朕遣克寧參議軍事此其

智勇足敵萬人不必益軍也克寧至下令安輯未幾民皆完聚治兵伐宋右丞相僕散忠義駐南京節制諸軍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經略邊事克寧攺益都尹兼山東路兵馬都總管行軍都統四年元帥府欲遣左都監璋以兵四千由水路進詔曰可付都統徒單習顯仍益兵二千擇良將副之璋可經略山東於是克寧出軍楚泗之間與宋將魏勝相拒丁楚州之十八里口魏勝取弊舟鑿其底貫以大木列植水中別以船載巨石貫以鐵鏁沉之水底以塞十八里口及淮渡舟路以步兵四萬人屯於淮渡南岸運河之間克寧使斜卯和尚選善游者没水繫大繩植木上

數百人於岸上引繩曳一植木皆拔出之徹去沉船進至淮口宋兵來拒隔水矢石俱發斜卯和尚以竹編籬捍矢石復拔去植木沉船師遂入淮與宋兵奪渡口合戰數四猛安長壽先行薄岸水淺先率勁卒數人涉水登岸敗其津口兵五百人餘衆皆濟宋兵四百餘自清河口來鎮國上將軍蒲察阿离合懣以步兵百人禦之克寧自與扎也銀朮可五騎先行六七里與戰銀朮可先登奮擊敗之宋大兵整陣來拒克寧麾兵前戰自旦至午宋兵敗踰運河爲陣餘衆數千皆走入營中克寧使以火箭射其營舍盡焚踰河撤橋與其大軍相會隔水射之宋兵不能爲陣猛

安鈔兀以六十騎擊宋騎兵千餘不利少却克寧以猛安
賽刺九十騎橫擊之宋兵大敗追至楚州射殺魏勝遂取
楚州及淮陰縣是役也賽刺功居多是時宋屢遣使請和
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約以世爲叔姪國割還海泗唐鄧
四州宋人尚遷延有請及克寧取楚州宋人乃大懼一一
如約兵罷改大名尹歷河間東平尹召爲都點檢十一年
從丞相志寧北伐還師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置酒東
宮賜克寧金帶明年遷樞密副使兼知大興府事改太子
太保樞密副使如故拜平章政事封密國公克寧女嫁爲
瀋王永成妃得罪克寧不悅求致仕不許罷爲東京留守

明年上將復相克寧改南京留守兼河南統軍使遣使者諭之曰統軍使未嘗以留守兼之此朕意也可過京師入見克寧至京師復拜平章政事授世襲不扎土河猛安兼親管謀克世宗欲以制書親授克寧主者不知上意及克寧已受制上謂克寧曰此制朕欲親授與卿誤授之於外也又曰朕欲盡徙卿宗族在山東者居之近地卿族多官田少無以盡給之乃選其最親者徙之十九年拜右丞相徙封譚國公克寧辭曰臣無功不明國家大事更內外重任當自愧乞歸田里以盡餘年上曰朕念衆人之功無出卿右者卿慎重得大臣體毋復多讓克寧出朝上使徒單

懷忠諭之曰凡人醉時醒時處事不同卿今日親賓慶會可一飲過今日可勿飲也克寧頓首謝曰陛下念臣及此臣之福也克寧爲相持正守大體至於簿書期會不屑屑然也世宗嘗曰習顯在樞密未嘗有過舉謂克寧曰宰相之職進賢爲上克寧謝曰臣愚幸得備位宰輔但不能明於知人以此爲恨耳二十一年左丞相守道爲尚書令克寧爲左丞相徙封定國公懇求致仕上曰汝立功立事延登相位朝廷是賴年雖及未可去也後三日與守道奏事俱跪而請曰臣等齒髮皆衰幸陛下賜以餘年上曰上相坐而論道不惟其官惟其人豈可屢改易之邪頃之克寧

改樞密使而難其代復以守道爲左丞相虛尚書令位者數年其重如此未幾以司徒兼樞密使二十二年詔賜令名二十三年克寧復以年老爲請上曰卿昔在政府勤勞夙夜除卿樞密使亦可以優逸矣朕念舊臣無幾人萬一邊隅有警選將帥授方略山川險要兵道軍謀舍卿誰可與共者勉爲朕留克寧乃不敢復言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皇太子守國詔左丞相守道與克寧俱留中都輔太子上謂克寧曰朕巡省之後萬一有事卿必躬親之毋忽細微圖難於其易可也二十五年左丞相守道賜宴北部詔克寧行左丞相事是時世宗自上京還次天平山清暑皇

太子薨於京師諸王妃主入宮弔哭奴婢從入者多頗喧雜不嚴克寧遣出之身護宮門嚴飭殿廷宮門禁衛如法然後聽宗室外戚入臨從者有數謂東宮官屬曰主上巡幸未還宮闕太子不幸至于大故汝等此時能以死報國乎吾亦不敢愛吾生也辭色俱厲聞者肅然敬憚章宗時爲金源郡王哀毀過甚克寧諫曰哭泣常禮也郡王身居冢嗣豈以常禮而忘宗社之重乎召太子侍讀完顏匡曰爾侍太子日久親臣也郡王哀毀過甚爾當固諫謹視郡王勿去左右世宗在天平山皇太子訃至哀慟者屢矣聞克寧嚴飭宮衛謹護皇孫嘉其忠誠而愈重之九月世宗

還京師十一月克寧表請立金源郡王爲皇太孫以係天下之望其略曰今宣孝皇太子陵寢已畢東宮虛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明聖超越前古寧不察此事貴果斷不可緩也緩之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之言讒佞之言起雖欲無疑得乎茲事深可畏大可慎而不畏不慎豈惟儲位久虛而骨肉之禍自此始矣臣愚不避危身之罪伏願亟立嫡孫金源郡王爲皇太孫以釋天下之惑塞覬覦之端絕構禍之萌則宗廟獲安臣民蒙福臣備位宰相不敢不盡言惟陛下裁察踰月有詔起復皇孫金源郡王判大興尹封原王世宗諸子中趙王永中最長其母張玄徵女玄

徵子汝弼爲尚書左丞二十六年世宗出汝弼爲廣平尹於是左丞相守道致仕遂以克寧爲太尉兼左丞相原王爲右丞相因使克寧輔導之原王爲丞相方四日世宗問之曰汝治事幾日矣對曰四日京尹與省事同乎對曰不同上笑曰京尹浩穰尚書省總大體所以不同也數日復謂原王曰宮中有四方地圖汝可觀之知遠近阨塞也世宗與宰相論錢幣上曰中外皆患錢少今京師積錢五百萬貫除屯兵路分其他郡縣錢可運至京師克寧曰郡縣錢盡入京師民間錢益少矣若起運其半其半變折輕齎庶幾錢貨流布也上嘉納之章宗雖封原王爲丞相克

寧猶以未正太孫之位屢請於世宗世宗嘆曰克寧社稷之臣也十一月戊午宰相入見于香閤既退原王已出克寧率宰臣并左右奏立太孫世宗許之庚申詔立原王右丞相爲皇太孫明日徒單公弼尚息國公主納幣賜六品以上宴于慶和殿上謂諸王大臣曰太尉忠實明達漢之周勃也稱嘆再三克寧進酒上舉觴爲之釂有詔給太尉假三日明年正月復求解機務上曰卿遽求去邪豈朕用卿有未盡乎或因喜怒用刑賞乎其他宰相未有能如卿者宜勉留以輔朕卿若思念鄉土可以一往不必謝政事三月一日朕之生辰卿不必到從容至暑月還京師相見

四月克寧還朝入見上上問曰卿往鄉中百姓皆安業否克寧曰生業頗安然初起移至彼未能滋殖耳未幾以丞相監修國史上問史事奏曰臣聞古者人君不觀史願陛下勿觀上曰朕豈欲觀此深知史事不詳故問之耳初盧溝河決久不能塞加封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曰鬼神雖不可窺測即獲感應如此克寧奏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弗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事上曰卿言是也世宗頗信神仙浮圖之事故克寧及之宋前主殂宋主遣使進遺留物上恠其禮物薄克寧曰此非常貢責之近於好利上曰卿言是也乃以其玉器五事玻璃器大小二十事

及茶器刀劒等還之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丑上幸克寧第初上欲以甲第賜克寧克寧固辭乃賜錢因其舊居宏大之畢工上臨幸賜金器錦繡重綵克寧亦有獻上飲懽甚解御衣以衣之詔畫克寧像藏內府十二月乙亥世宗不豫甲申克寧率宰執入問起居上曰朕疾殆矣謂克寧曰皇太孫年雖弱冠生而明達卿等竭力輔之又曰尚書省政務權聽於皇太孫克寧奏曰陛下幸上京時宣孝太子守國詐除六品以下官令可權行也上曰五品以下亦何不可乙酉詔皇太孫攝行政事注授五品以下官詔太孫與諸王大臣俱宿禁中克寧奏曰皇太孫與諸王宜別嫌

疑正名分宿止同處禮有未安詔太孫居慶和殿東廡丙戌詔克寧以太尉兼尚書令封延安郡王平章政事襄爲右丞相右丞張汝霖爲平章政事戊子詔克寧襄汝霖宿於内殿二十九年正月癸巳世宗崩于福安殿是日克寧等宣遺詔立皇太孫爲皇帝是爲章宗徙封爲東平郡王詔克寧朝朔望朝日設坐殿上克寧固辭詔近臣勉諭克寧涕泣謝曰憐憫老臣幸免常朝豈敢當坐禮其後每朝必爲克寧設坐克寧侍立益敬即位詔文凡除名開落官吏並量材録用張汝霖奏眞盜枉法不可恕克寧曰陛下初即位行非常之典贓吏誤沾恩宥其害小國之大信不

可失也章宗深然之無何進拜太傅兼尚書令賜尚衣玉帶乞致仕不許詔譯諸葛孔明傳賜之詔尚書省曰太傅年高旬休外四日一居休大事録之細事不須親也賜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千萬重綵二百端絹二千匹尚書省奏猛安謀克願試進士者聽之上曰其應襲猛安謀克者學於太學可乎克寧曰承平日久令之猛安謀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輩萬一有警使誰禦之習辭藝忘武備於國弗便上曰太傅言是也章宗初即位頗好辭章而疆場方有事故克寧言及之明昌二年克寧屬疾章宗往視之克寧頓首謝曰臣無似嘗蒙先帝任使陛下即位屬以上相令

臣老病將先犬馬塡溝壑無以輔明主綏四方陛下念臣駑怯親枉車駕臨幸死有餘罪矣是日卽榻前拜太師封淄王加賜甚厚是歲二月薨遺表其大槩言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疎之輕小人而終昵之願陛下愼終如始安不忘危而言不及私詔有司護喪事歸葬于萊州謚曰忠烈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圖像衍慶宮大安元年改配享章宗廟廷

贊曰徒單克寧可謂大臣矣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心愈勞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貴故曰忠信匪懈不施其功履盛滿而不忘德之上

也孜孜勉勉恪守職業不居不可成不事不可行人主知之次也諫期必行言期必聽爲其事必有其功者又其次也

列傳第三十

列傳第三十一　　金史九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　奉
勅修

顯宗諸子

琮　瓌　從彝　從憲

玠

章宗諸子

洪裕　洪靖　洪熙　洪衍

洪輝　忒鄰

衛紹王子

從恪

宣宗三子

莊獻太子　玄齡　守純

獨吉思忠　承裕　僕散揆

抹撚史扢搭　宗浩

顯宗孝懿皇后生章宗昭聖皇后生宣宗諸姬田氏生鄆王琮瀛王瓌霍王從彝劉氏生瀛王從憲王氏生溫王玠

鄆王琮本名承慶母田氏其後封裕陵充華琮儀觀豐偉機警清辯性寬厚好學世宗選進士之有名行者納坦謀嘉教之女直小字及漢字皆通習及長輕財好施無慍色

善吟詠不喜聞人過至于騎射繪塑之藝皆造精妙大定十八年封道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即位遷開府儀同三司封鄆王明昌元年授婆速路獲火羅合打世襲猛安留京師五年薨上輟朝親臨奠于殯所謚曰莊靖改莊惠

瀛王瓌本名桓篤鄆王琮之同母弟也重厚寡言內行修飭工詩精于騎射書藝女直大小字大定二十二年封崇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即位遷開府儀同三司封瀛王明昌三年薨勑葬事所須皆從官給命工部侍郎胥持國等典喪事比葬帝三臨奠哭之慟謚曰文敬其後帝謂

輔臣曰王性忠孝兄弟中最爲善人故朕嘗令在左右温王雖幼亦佳不二旬俱逝良可哀悼

霍王從彝本名阿憐母田氏早卒温妃石抹氏養爲己子大定二十五年封宿國公加崇進二十六年賜名璜章宗即位封沂王明昌元年諭旨有司曰豐鄆瀛沂四王府各賜奴婢七百人四年詔追封故魯王永功爲趙王以從彝爲趙王後承安元年爲兵部尚書改封蔡四年除祕書監泰和五年賜今名八年封霍貞祐二年薨

瀛王從憲本名吾里不母劉氏後封裕陵茂儀大定二十六年賜名琦章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壽王承安元

年以郊祀恩進封英四年改封瀛泰和五年更賜今名六年授秘書監八年薨從憲風儀秀峙性寛厚善騎射待府僚以禮秩滿去者皆有贐帝尤愛重初以病聞即臨問之賜錢五百萬還宮詔府僚上其疾增損狀仍勑門司夜一鼓即奏比五更重言之及薨上哭之慟爲輟朝臨奠者再諭旨判大睦親府事宛王永升曰瀛王家事叔宜規畫聞其二姬方孕若生子即以付之以右宣徽使移剌都護其喪葬歛以内庫之服其餘所須亦從官給謚曰敦懿

温王玠本名謀良虎母王氏後封裕陵婉儀玠幼穎秀性温厚好學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

温王明昌三年薨年十一訃聞上爲輟朝親臨奠哭之謚曰悼敏

章宗欽懷皇后生絳王洪裕資明夫人林氏生荆王洪靖諸姬生榮王洪熙英王洪衍壽王洪輝元妃李氏生葛王忒憐

洪裕大定二十六年生是時顯宗薨逾年世宗深感及聞皇曾孫生喜甚滿三月宴于慶和殿賜曾孫金鼎金香合重綵二十端骨覩犀吐鶻玉山子兎兒垂頭一副名馬二匹章宗進玉雙馳鎮紙玉琵琶撥玉鳳鈎骨覩犀具佩刀衣服一襲世宗御酒歌歡乙夜方罷二十八年十月丙寅

薨明昌三年追封絳王賜名

洪靖本名阿虎懶明昌三年生生而警秀上所鍾愛四年薨承安四年追封荆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熙本名訛魯不明昌三年生未彌月薨承安四年追封滎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衍本名撒改明昌四年生未幾薨承安四年追封英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輝本名訛論承安二年五月生彌月封壽王閏六月壬午病急風募能醫者加宣武將軍賜錢五百萬甲申疾愈印無量壽經一萬卷報謝衍慶宫作普天大醮七日無奏

刑名仍禁屠宰十月丁亥薨備禮葬

忒隣泰和二年八月生上父無皇嗣祈禱于郊廟衍慶宮亳州太清宮至是喜甚彌月將加封三等國號無愜上意者念世宗在位最久年最高初封葛王遂封爲葛王十二月癸酉生滿百日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設醮玄真觀宴于慶和殿百官用天壽節禮儀進酒稱賀三品以上進禮物泰和三年薨

衛紹王六子大定二十六年賜名猛安曰琚按出曰瑄按辰曰璟泰和七年詔按辰出繼鄭王永蹈後詔曰朕追惟鄭邸誤蹈非彝薨窆原野多歷歲年怛然軫懷有不能已

乃詔追復王爵備禮改葬令楷式古典命汝爲鄭王後守其祭祀大安元年封子六人爲王從恪胙王有任王葦王餘弗傳是歲從恪爲左丞相二年八月立從恪爲皇太子至寧末胡沙虎殺衛王從恪兄弟皆廢居中都貞祐二年徙鄭州四年徙居南京天興元年崔立以從恪爲梁王汴京破死焉

贊曰章宗晩年繼嗣不立遂屬意衛紹王衛紹歷年不永諸子凡禁錮二十餘年鎬厲王諸子禁錮四十餘年長女鰥男皆不得婚嫁天興初方弛其禁金亡祚後可知矣

莊獻太子名守忠宣宗長子也其母未詳說在王后傳胡

沙虎既廢衛王時上未至即迎守忠入居東宮貞祐元年閏九月甲申立爲皇太子詔曰朕以眇躬嗣服景命念祖宗之遺統方夙夜以靡遑將上以承九廟之靈而下以係多方之望皇太子守忠性秉溫良地居長嫡以次第言之則宜升儲嗣以典禮質之則足愜群情其立爲皇太子十月己未以鎭國上將軍太子少保阿魯罕爲太子少師庚申上遣諭曰朕宮中每事裁減汝亦宜知時難斟酌撙節也又謂曰時方多艱每事當從貶損吾已放宮人百餘矣東宮無用者亦宜出之汝讀書人必能知此也二年四月宣宗遷汴留守中京七月召至汴三年正月薨上臨奠殯

所凡四次四月葬迎朔門外五里謚莊獻五月立其子鑑為皇太孫始二歲十二月薨四年正月賜謚冲懷太孫玄齡或曰莊獻太子母弟早卒未封爵或曰麗妃史氏所生

荆王守純本名盤都宣宗第二子也母曰真妃龐氏貞祐元年封濮王二年爲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權都元帥上諭帥府曰濮王年幼公事殊未諳卿等毋以朕子故不相規戒凡見將校令謙和接遇可也三年爲樞密使四年拜平章政事興定元年授世襲東平府路三屯猛安三年以知管差除令史梁瓛誤書轉運副使張正倫

宣命奏乞治罪上曰令史有犯宰臣自當治之何必關朕耶是年三月進封英王時監察御史程震言其不法宣宗切責杖司馬及大奴尤不法者數人四年九月守純欲發丞相高琪罪密召知案蒲鮮石魯剌令史蒲察胡魯員外郎王阿里謀之且屬令勿泄而石魯剌胡魯輒以告都事僕散奴失不奴失不白高琪及高琪伏誅守純劾三人者泄密事奴失不處死除名石魯剌胡魯各杖七十勒停元光二年三月壬子上戒諭守純曰始吾以汝為相者庶幾相輔不至為人譏病耳汝乃惟飲酒耽樂公事漫不加省何耶吾常聞人言己過雖自省無之亦未敢容易去懷也

又曰吾所以責汝者但以崇飲不事事之故汝勿過慮遂
至奪權今諸相皆老臣每事與之商略使無貽物議足矣
是年十二月庚寅宣宗病喉痺危篤將夕守純趣入侍哀
宗後至東華門已閉聞守純在宮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
親衛軍總領移剌蒲阿集軍三萬餘屯東華門外部署定
扣門求見都點檢駙馬都尉徒單合住奏中宮得旨領符
鑰開門哀宗入宰相把胡魯已遣人止丞相高汝礪不聽
入宮以護衛四人監守純於近侍局是夕宣宗崩明日哀
宗即位正大元年正月進封荊王罷平章政事判睦親府
封真妃龐氏爲荊國太妃三月或告守純謀不軌下獄推

問慈聖宮皇太后有言於帝由是獲免語在皇后傳守純三子長曰訛可封爾國公天興元年三月進封曹王出質於軍前次曰某封戴王次曰孛德封鞏王天興初守純府第產肉芝一株高五寸許色紅鮮可愛旣而枝葉津流濡地成血臭不可聞剷去復生者再夜則房榻間群狐號鳴秉燭逐捕則失所在未幾訛可出質哀宗遷歸德明年正月崔立亂四月癸巳守純及諸宗室皆死青城

贊曰詩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信哉守忠立爲太子未幾而薨其子鏗立又薨哀宗復之嗣豈非天乎正大間國勢日蹙本支殆盡哀宗尚且疎忌骨

肉非明惠之賢荊王幾不能免豈宗子維城之道哉

獨吉思忠本名千家奴明昌六年爲行省都事累遷同簽樞密院事承安三年除興平軍節度使改西北路招討使初大定間修築西北屯戍西自坦舌東至胡烈么幾六百里中間堡障工役促迫雖有墻隍無女墻副堤思忠增繕用工七十五萬止用屯戍軍卒役不及民上嘉其勞賜詔獎諭曰直乾之維搤邊之要正資守備以靖翰藩垣壘弗完營屯未固卿督茲事役唯用戍兵民不知勞時非淹久已臻休畢仍底工堅賴爾忠勤辦茲心畫有嘉乃力式副予懷賜銀五百兩重幣十端入爲簽樞密院事轉吏部尚

書拜參知政事泰和五年宋渝盟有端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揆奏宋人懦弱韓侂胄用事請遣使詰問上召大臣議左丞相崇浩曰宋久敗之國必不敢動思忠曰宋雖羈棲江表未嘗一日忘中國但力不足耳其後果如思忠策六年四月上召大臣議伐宋事大臣猶言無足慮者或曰鼠竊狗盜非用兵也思忠執前議曰不早爲之所彼將誤也上深然之七年正月元帥左監軍紇石烈執中圍楚州久不能下宰臣奏請命大臣節制其軍及益兵攻之思忠請行上曰以執政將兵攻一小州克之亦不武乃用唐宰相宣慰諸軍故事以思忠充淮南宣慰使持空名宣

勑賞立功者詔大臣宿于祕書監各具奏帖以聞明日詔百官集議于廣仁殿問對者乆之旣而宋人來請和議遂寢頃之進拜尚書右丞大安初拜平章政事三年與參知政事承裕將兵屯邊方繕完烏沙堡思忠等不設備大元前兵奄至取烏月營思忠不能守乃退兵思忠坐𨻶職衛紹王命參知政事承裕行省旣而敗績于會河堡云

承裕本名胡沙頗讀孫吳書以宗室子充符寶祗候除中都左警廵副使通括户籍百姓稱其平遷殿中侍御史改右警廵使彰德軍節度副使刑部貟外郎轉本部郎中歷會州惠州刺史遷同知臨潢府事改東北路招討副使以

病免起為西南招討副使泰和六年伐宋遷陝西路統軍副使俄改通遠軍節度使陝西兵馬都統副使與秦州防禦使完顔璘屯成紀界宋吳曦兵五萬由保岔姑蘇等谷襲秦州承裕璘以騎兵千餘人擊走之追奔四十里凡六戰宋兵大敗斬首四千餘級詔承裕曰昔乃祖乃父戮力戎旅汝年尚少善於其職故命汝與完顔璘同行出界昔汝自言得兵三萬足以辦事今以石抹仲溫朮虎高琪及青宜可與汝軍相合計可六萬斯亦足以辦矣仲溫高琪兵道險阻汝兵道甚易也自秦州至仙人關纔四百里耳從長計畫以副朕意詔完顔璘曰汝向在北邊以幹勇見

稱頭以過失逮問有司近知與宋人奮戰故特赦免仍充副統知能佐承裕立功業朕於官賞豈復吝惜聞汝臨事頗黠若復自速罪且不赦汝矣宋吳曦使其將馮興楊雄李珪以步騎八千入赤谷承裕璘及河州防禦使蒲察秉鉉逆擊破之宋步兵保西山騎兵走赤谷承裕遣部將唐括按荅海率騎二百馳擊宋步兵甲士蒙括挺身先入乘之宋步兵大潰追奔至皂郊城斬二千餘級猛安把添奴追宋騎兵殺千餘人斬楊雄李珪于陣馮興僅以身免承裕進兵克成州八年罷兵遷河南東路統軍使兼知歸德府事俄改知臨潢府事賜金帶重幣十端銀百五十兩大

安初召爲御史中丞三年拜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獨吉
思忠行省戍邊烏沙堡之役不爲備失利朝廷獨坐思忠
詔承裕主兵事八月
大元大兵至野狐嶺承裕喪氣不敢拒戰退至宣平縣中
土豪請以土兵爲前鋒以行省兵爲聲援承裕畏怯不敢
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嗤之曰溪澗曲折我輩
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但謀走耳今敗矣其夜承
裕率兵南行
大元兵踵擊之明日至會河川承裕兵大潰承裕僅脫身
走入宣德

大元游兵入居庸關中都戒嚴識者謂金之亡決於是役
衛紹王猶薄其罪除名而已崇慶元年起為陜西安撫使
至寧元年遷元帥右監軍兼咸平府路兵馬都總管與契
丹留可戰敗績改同判大睦親府事遼東宣撫使貞祐初
改臨海軍節度使卒
贊曰曹劌有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夫兵以氣為主
會河堡之役獨吉思忠承裕沮喪不可復振金之亡國兆
於此焉
僕散揆本名臨喜其先上京人左丞相兼都元帥沂國武
莊公忠義之子也少以世胄選為近侍奉御大定十五年

尚韓國大長公主擢器物局副使特授臨潢府路赫沙阿世襲猛安歷近侍局副使尚衣局使拱衛直副都指揮使為殿前左衛將軍罷職世宗諭之曰以汝宣獻皇后之親故令尚主置之宿衛謂當以忠孝自勵日者乃與外人竊議汝腹中事朕不能測其罷歸田里尋起為灤州刺史改蠡州入為兵部侍郎大理卿刑部尚書章宗即位出為泰定軍節度使改知臨洮府事以政績聞升河南路統軍使陝西提刑司舉揆剛直明斷獄無冤滯禁戢家人百姓莫識其面積石洮二州舊寇皆遁商旅得通於是進官一階仍詔褒諭明昌四年鄭王永蹈謀逆事覺揆坐嘗私品藻

諸王獨稱永蹈性善靜好事乃免死除名未幾復五品階
起為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以戰功遷西北路副招討進
官七階賜金馬盂一銀二百兩重綵一十端復以戰功升
西南路招討使兼天德軍節度使賜金五十兩重綵一十
端復出禦邊嘗轉戰出塞七百里至赤胡覩地而還優詔
褒諭遷一官仍許其子安貞尚邢國長公主且許揆入謝
禮成歸鎮會韓國大長公主薨揆來赴上諭之曰北邊之
事非卿不能辦乃賜戰馬二即日遣還揆沿徼築壘穿塹
連亘九百里營柵相望烽候相應人得恣田牧北邊遂寧
復以手詔褒諭且欲大用以知興中府事紇石烈子仁代

之勑盡以方略授子仁既入拜參知政事改授中都路胡土愛割蠻世襲猛安進拜尚書右丞尋出經略邊事還拜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泰和五年宋人渝盟以揆為宣撫河南軍民使上諭之曰朕即位以來任宰相未有如卿之久者若非君臣道合一體同心何以及此先丞相亦嘗總師南邊効力先朝今復委卿諒無過舉朕非好大喜功務要寧靜內外宋人屈服無復可議若怙不改可整兵渡淮掃蕩江左以繼爾先公之功即以尚廐名馬玉束帶內府重綵及御藥賜之揆至汴蒐練將士軍聲大振會天壽節特遣其子安貞賜宴且命持白玉杯以飲揆及上秋獮所親

獲鹿尾舌爲賜宋人服罪即罷宣撫使召揆還六年春宋人復數路來侵取泗州取靈壁圍壽春命揆爲右副元帥以討之揆至軍前集諸將校告以朝廷弔伐之意分遣將士禦敵復取臨淮蘄縣而符離壽春之圍亦解去敵屢敗衂悉遁出境上即遣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持手詔勞問征討事宜仍賜玉具劒一玉荷蓮盞一金器一百兩重綵一十端尋復以詔褒諭賜玉鞍勒馬二及玉具佩刀內府重綵御藥以旌其功宋人既敗退上欲進討乃召揆赴闕戒以師期宴于慶和殿親諭之曰朕以趙擴背盟侵我疆埸命卿措畫曾未期月諸處累報大捷振我國威挫彼

賊鋒皆卿之力朕不能忘是日寵錫甚厚特收其次子寧壽爲奉御乃密授以成算俾還軍十一月揆總大軍南伐分兵爲九路進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至淮宋人旅拒于水南揆密遣人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奧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宋師何汝礪姚公佐悉銳師屯花靨以備揆乃遣右翼都統完顏賽不先鋒都統納蘭邦烈潛渡八疊駐南岸揆麾大軍直壓其陣敵不虞我卒至皆潰走自相蹂踐死于水者不可勝計進奪潁口下安豐軍遂攻合肥取滁州盡獲其軍實上遣使諭之曰前得卿奏先鋒已奪潁口偏師又下安豐斬馘之數各以萬計近又西帥

奏捷棗陽光化既爲我有樊城鄧城亦自潰散又聞隨州闔城歸順山東之衆以圍楚州隴右之師剋期出界卿提大兵攻合肥趙擴聞之料已破膽失其神守度彼之計乞和爲上昔嘗畫三事付卿以今事勢計之徑渡長江亦其時矣淮南既爲我有際江爲界理所宜然如使趙擴奉表稱臣歲增貢幣縛送賊魁還所俘掠一如所諭亦可罷兵卿宜廣爲渡江之勢使彼有必死之憂從其所請而縱之僅得餘息偷生豈敢復萌他慮卿於此時經營江北勞倈安集除其虐政橫賦以良吏撫字疲民以精兵分守要害雖未係趙擴之頸而朕前所畫三事上功已成矣前入見

時已嘗議定今復諄諄者欲決卿成功爾機會難遇卿其勉之既而宋帥丘崈果奉書乞和揆以前五事諭而遣之復進軍圍和州敵以騎萬五千駐六合揆偵知之即以右翼掩擊斬首八千級進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路之衝乃整列軍騎畢張旗幟沿江上下皆金兵焉於是江表震恐宋眞州兵數萬保河橋復遣統軍紇石烈子仁往攻之分軍涉淺潛出敵後敵見之大驚不戰而潰斬首二萬餘級生擒其帥劉侹常思敬蕭從德莫子容皆宋驍將也遂下眞州宋復遣陳壁來告和揆以乞辭未誠徒欲緩師卻之宋人既喪敗不獲請成乃決巨勝成公雷塘渚積水以

爲阻盡焚其廬舍儲積過江遁去揆以方春地濕不可久留且欲休養士馬遂振旅而還次下蔡遇疾詔遣宣徽使李仁恵及其子寧壽引太醫診視仍遣中使撫問泰和七年二月薨訃聞上哀悼之輟朝遣使迎喪殯于都城之北百官會弔車駕臨奠哭之賻銀一千五百兩重幣五十端絹五百疋其葬祭物皆從官給謚曰武肅揆體剛内和與物無忤臨民有恵政其爲將也軍門鎮静賞罰必行初渡淮即命徹去浮梁所至皆因糧于敵無餽運之勞未嘗輕用士卒而與之同甘苦人亦樂爲之用故南征北伐爲一名將云

抹撚史扢搭臨潢路人也其先以功授世襲謀克史扢搭幼襲爵守邊有勞泰和六年南鄙用兵授同知蔡州防禦使事五月宋將李爽圍壽州田俊邁陷蘄縣平章政事僕散揆謂諸將曰符離彭城齊魯之蔽符離不守是無彭城彭城陷則齊魯危矣乃遣安國軍節度副使納蘭邦烈與史扢搭以精騎三千戍宿州俊邁果率步騎二萬來襲邦烈史扢搭逆擊大破之邦烈中流矢郭倬李汝翼以衆五萬繼至遂圍城攻之甚力城中叢射敵不能逼會淫雨潦溢敵露處勞倦邦烈遣騎二百潛出敵後突擊之敵亂史扢搭率騎蹂之殺傷數千人敵復聞援軍將至遂夜遁邦

烈史扢搭躡其後黎明合擊大破之獲田俊邁十月授以
行省兵三萬出潁壽史扢搭爲驍騎將中軍副統克安豐
軍戰霍丘花靨功居多十二月從攻和州中流矢卒史扢
搭形不過中人而拳勇善鬬所用槍長二丈軍中號爲長
槍副統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鎧中遇
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
以爲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在北部守
厭山營敵尤畏之不敢近及死將士皆惋惜之
内族宗浩字師孟本名老昭祖四世孫太保兼都元帥漢
國公昂之子也貞元中爲海陵庶人入殿小底世宗即位

遼陽昂遣宗浩馳賀世宗見之喜命充符寶祗候大定二
年冬昂以都元帥置幕山東宗浩領萬户從行仍授山東
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丁父憂起復承襲因閔斡魯渾猛
安授河南府判官以母喪解服闋授同知陝州防禦使事
察廉能第一等進官一階陞同知彰化軍節度使事累遷
同簽樞密院事改曷蘇館節度使世宗謂宰臣曰宗浩有
才幹可及者無幾二十三年徵爲大理卿踰年授山東路
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陛辭世宗諭之曰卿年尚少以卿
近屬有治迹故以此授卿宜體朕意因賜金帶遣之二十
六年爲賜宋主趙眘生日使還授刑部尚書俄拜參知政

事章宗即位出為北京留守三轉同判大睦親府事北方
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駐泰州便宜從事朝廷發上京等
路軍萬人以戍宗浩以糧儲未備且度敵未敢動遂分其
軍就食隆肇間是冬果無警北部廣吉剌者尤桀驁屢脅
諸部入塞宗浩請乘其春暮馬弱擊之時阻䪁亦叛內族
襄行省事于北京詔議其事襄以謂若攻破廣吉剌則阻
䪁無東顧憂不若留之以牽其勢宗浩奏國家以堂堂之
勢不能掃滅小部顧欲藉彼為捍乎臣請先破廣吉剌然
後提兵北滅阻䪁章再上從之詔諭宗浩曰將征北部固
卿之誠更宜加意毋致後悔宗浩覘知合底忻與婆速火

等相結廣吉剌之勢必分彼既畏我見討而復掣肘仇敵則理必求降可呼致也因遣主簿撒領軍二百為先鋒戒之曰若廣吉剌降可就徵其兵以圖合底忻仍偵餘部所在速使來報大軍當進與汝擊破之必矣合底忻者與山只昆皆北方別部恃強中立無所羈屬往來阻䪁廣吉剌間連歲擾邊皆二部為之也撒入敵境廣吉剌果降遂徵其兵萬四千騎馳報以待宗浩北進命人齎三十日糧報撒會于移米河共擊敵而所遣人誤入婆速火部由是東軍失期宗浩前軍至忒里葛山遇山只昆所統石魯渾灘兩部擊走之斬首千二百級俘生口車畜甚衆進至呼歇

水敵勢大蹙於是合底忻部長白古帶山只昆部長胡必剌及婆速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詔諭而釋之胡必剌因言所部迪列土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討之乃移軍趨移米與迪列土遇擊之斬首三百級赴水死者十四五獲牛羊萬二千車帳稱是合底忻等恐大軍至西渡移米棄輜重遁去撒與廣吉剌部長忒里虎追躡及之於窊里不水縱擊大破之婆速火九部斬首溺水死者四千五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不可勝計軍還婆速火乞内屬幷請置吏上優詔褒諭遷光祿大夫以所獲馬六千置牧以勵之明年宴賜東北部尋拜樞密使封榮國公初朝廷置

東北路招討司泰州去境三百里每敵入比出兵追襲敵已遁去至是宗浩奏徙之金山以據要害設副招討二員分置左右由是敵不敢犯會中都山東河北屯駐軍人地土不贍官田多為民所冒占命宗浩行省事詣諸道括籍凡得地三十餘萬頃還坐以倡女自隨為憲司所糾出知真定府事徙西京留守復為樞密使進拜尚書右丞相超授崇進時懲北邊不寧議築壕壘以備守戍廷臣多異同平章政事張萬公力言其不可宗浩獨謂便乃命宗浩行省事以督其役功畢上賜詔褒賚甚厚撒里部長陁括里入塞宗浩以兵追躡與僕散揆軍合擊之殺獲甚衆敵

遁去詔徵還入見優詔獎諭躐遷儀同三司賜玉束帶一金器百兩重幣二十端進拜左丞相宋人畔盟王師南伐會平章政事揆病乃命宗浩兼都元帥往督進討宗浩馳至汴大張兵勢親赴襄陽廵師而還宋人大懼乃命知樞密院事張巖以書乞和宗浩以辭旨未順却之仍諭以稱臣割地縛送元謀姦臣等事巖復遣方信孺齎其主趙擴誓藁来且言擴併發三使將賀天壽節及通謝仍報其祖母謝氏殂致書于都元帥宗浩曰方信孺還遠貽報翰及所承鈞旨仰見以生靈休息爲重曲示包容矜軫之意聞命踊躍私竊自喜即具奏聞備述大金皇帝天覆地載之

仁與都元帥海涵春育之徳旋奉上旨亟遣信使通謝宸
庭仍先令信孺再詣行省以請定議區區之愚實恃高明
必蒙洞照重布本末幸垂聽焉兵端之開雖本朝失于輕
信然痛罪姦臣之蔽欺亦不爲不早自去歲五月編竄鄧
友龍六月又誅蘇師旦等是時大國尚未嘗一出兵也本
朝即捐已得之泗州諸軍屯于境外者盡令徹戍而南悔
艾之誠于兹可見惟是名分之諭今昔事殊本朝皇帝本
無佳兵之意況関繫至重又豈臣子之所敢言江外之地
恃爲屏蔽儻如來諭何以爲國大朝所當念察至于首事
人鄧友龍等誤國之罪固無所逃若使執縛以送是本朝

不得自致其罰于臣下所有歲幣前書已增大定所減之
數此在上國初何足以爲重輕特欲藉手以見謝過之實
儻上國諒此至情物之多寡必不深計矧惟兵興以來連
歲創殘賦入屢蠲若又重取于民豈基元元無窮之困竊
計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於通謝禮幣之外別致微誠庶
幾以此易彼其歸投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時竄匿往往不
知存亡本朝既無所用豈以去來爲意當隆興時固有大
朝名族貴將南来者洎和議之定亦嘗約各不取索况玆
瑣瑣誠何足云儻大朝必欲追求尚容拘刷至如泗州等
處驅掠人悉當護送歸業夫締新好者不念舊惡成大功

者不較小利欲望力賜開陳捐棄前過闊略他事玉帛交
馳歡好如初海内寧謐長無軍兵之事功烈昭宣德澤洋
溢鼎彛所紀方册所載垂之萬世豈有既乎重惟大金皇
帝誕節將臨禮當修賀兼之本國多故又言合遣人使接
續津發已具公移企望取接伏冀鑒其至再至三有加無
已之誠亟踐請盟之諾即底于成感戴恩德永永無極誓
書副本慮往復遷延就以録呈初信孺之來自以和議遂
成輒自稱通謝使所參議官大定中宋人乞和以王抃爲
通問使所參議官信孺援以爲例宗浩怒其輕妄因之以
聞朝廷亦以其爲行人而不能孚兩國之情將留之遣使

問宗浩宗浩曰今信孺事旣未集自知還必得罪拘之適
使他日有以藉口不若數其佻易而釋遣之使歸自窮無
辤以白其國人則擴侂胄必擇謹厚者來矣於是遣之而
復張巖書曰方信孺重以書來詳味其辭於請和之意雖
若婉遜而所畫之事猶未悉從惟言當還泗州等驅掠而
已至於責貢幣則欲以舊數爲增追叛亡則欲以横恩爲
例而稱臣割地縛送姦臣三事則並飾虚説弗肯如約豈
以爲朝廷過求有不可從將度德量力足以背城借一與
我軍角一日勝負者哉旣不能彊又不能弱不深思熟慮
以計將來之利害徒以不情之語形于尺牘而勤郵傳何

也兵者凶器佳之不祥然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皇五帝所不能免夫豈不以生靈爲念蓋犯順負義有不可恕者乃者彼國犯盟侵我疆場帥府奉命征討雖未及出師姑以逐處戍兵隨宜捍禦所向摧破莫之敢當執俘折馘不可勝計餘衆震慴靡然奔潰是以所侵疆土旋即底平爰及泗州亦不勞而復今乃自謂捐其已得斂軍徹戍以爲悔過之效是豈誠實之言據陝西宣撫司申報今夏宋人犯邊者十餘次並爲我軍擊退梟斬捕獲蓋以億計夫以悔艾罪咎移書往來丐和之間乃暗遣賊徒突我守圉冀乘其不虞以徼倖毫末然則所爲來請和者理安在哉

其言名分之諭今昔事殊者蓋與大定之事固殊矣本朝之於宋國恩深德厚莫可殫述皇統謝章可槩見也至于世宗皇帝俯就和好三十年間恩澤之渥夫豈可忘江表舊臣于我大定之初以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故特施大惠易爲姪國以鎮撫之今以小犯大曲在於彼旣以絶大定之好則復舊稱臣於理爲宜若爲非臣子所敢言在皇統時何故敢言而今獨不敢是又誠然乎哉又謂江外之地將爲屏蔽割之則無以爲國夫藩籬之固當守信義如不務此雖長江之險亦不可恃區區兩淮之地何足屏蔽而爲國哉昔江左六朝之時淮南屢嘗屬中國矣至後周

顯德間南唐李景獻廬舒蘄黄畫江爲界是亦皆能爲國旣有如此故實則割地之事亦奚不可自我師出疆所下州軍縣鎮已爲我有未下者即當割而獻之今方信孺齎到誓書乃云疆界並依大國皇統彼之隆興年已畫爲定若是則旣不言割彼之地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豈理也哉又來書云通謝禮幣之外別備錢一百萬貫折金銀各三萬兩專以塞再增幣之責又云歲幣添五萬兩疋其言無可准況和議未定輒前具載約擬爲誓書又直報通謝等三番人使其自專如是豈恊禮體此方信孺以求成自任臆度上國謂如此徑往則事必可集輕瀆誑紿理不可

容尋具奏聞欽奉聖訓昔宣靖之際棄信背盟我師問罪嘗割三鎮以乞和今既無故興兵蔑棄信誓雖盡獻江淮之地猶不足以自贖況彼國嘗自言叔父姪子與君臣父子略不相遠如能依應稱臣即許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如欲世爲子國即當盡割淮南直以大江爲界陝西邊面並以大軍已占爲定據元謀姦臣必使縛送緣彼懇欲自致其罰可令函首以獻外歲幣雖添五萬兩疋止是復皇統舊額而已安得爲增可令更添五萬兩疋以表悔謝之實向汴陽乞和時嘗進賞軍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表段裏絹各一百萬牛馬騾各一萬駝一千書五監今即

江表一隅之地與昔不同特加矜憫止令量輸銀一千萬兩以充犒軍之用方信孺言語反覆不足取信如李大性朱致知李壁吳琯輩似乎忠實可遣詣軍前稟議據方信孺詭詐之罪過於胡昉然自古兵交使人容在其間姑放令回報伏遇主上聖德寬裕光大天覆地容包荒宥罪其可不欽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儻猶有所稽違則和好之事勿復冀也夫宋國之安危存亡將繫于此更期審慮無貽後悔泰和七年九月薨于汴其後宋人竟請以叔爲伯增歲幣備犒軍銀函姦臣韓侂胄蘇師旦首以獻而乞盟焉訃聞上震悼輟朝命其子宿直將軍天下奴奔赴喪所仍

命葬畢持繪像至都將親臨奠以南京副留守張巖叟爲勑祭兼發引使莒州刺史女奚列孛葛速爲勑葬使仍摘軍前武士及旗鼓笛角各五十人外隨行親屬官員親軍送至葬所賻贈甚厚謚曰通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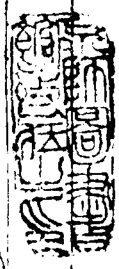
贊曰金自宗弼渡江而還旣而畫淮爲界厥後海陵咈衆舉兵國用虛耗上下離心内難先作故世宗之初章宗之末有事于南皆非得已而詳問之使每先發焉侂胄狂謀誤國動非其時取敗宜也揆宗浩雖師出輒捷而行成之使不拒其來儀幣書辭抑揚增損之際有可藉口即許其平矣函首之事宋人亦欲因是以自除其禍耳雖然揆宗

浩常勝之家史扢搭驍勇之將三人相繼而死和議亦成天意蓋已休息南北之人歟





列傳第三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金史九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夾谷清臣　內族襄　夾谷衡

完顏安國　瑶里孛迭

夾谷清臣本名阿不沙胡里改路桓篤人也姿狀雄偉善騎射皇統八年襲祖駮達猛安大定元年聞世宗即位率本部軍六千赴中都會之以功遷昭武大將軍從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爲管押萬戶接應左都監完顏思敬逐窩斡餘黨敗之柔遠至抹拔里達悉獲之賊平遷鎮國上將

軍知潁順軍事會宋兵二萬襲陷汝州殺刺史烏古孫麻潑及漢軍二千河南統軍宗正遣萬戶李朮魯定方與清臣等領騎兵四千往擊之宋人棄城遁遂復汝州三年五月從志寧復取宿州宋將李世輔大敗遁去志寧復遣清臣等以兵追襲又敗之捷聞授宿州防禦使移博州改西北路招討都監遷烏古十壘部族節度使十二年授右副都點檢遷左副都點檢出為陝西路統軍使兼知京兆府事朝辭賜以金帶廐馬仍諭之曰卿典禁兵日侍左右勤勞久矣故以是授卿宜益思勉二十六年改西京留守閱三歲遷樞密副使明昌元年初議出師以本職充東北路

兵馬都統制使既而詔止之俄以其女爲昭儀眷倚益重
二年拜尚書左丞頃之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賜同本朝
人四年遷右丞相監修國史時議簽軍戍邊上問漢人與
夏人孰勇清臣曰漢人勇上曰昔元昊擾邊宋終不能制
何也清臣曰宋馭軍法不可得知今西南路人殊勝彼也
未幾遷崇進改封戴一日上謂宰臣曰人有以八陣圖来
上者其圖果何如朕嘗觀宋白所集武經然其載攻守之
法亦多難行清臣曰兵書皆定法難以應變本朝行兵之
術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爲奇以奇爲正故無往
不克上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學古兵法如

學奕碁未能自得於心而欲用舊陣勢以接敵亦以踈矣尋上表丐閒不許固請乃賜告省親諭之曰聞卿母老欲令歸省故特給假五十日馳驛以往至彼可為一月留也五年二月上御凝和殿清臣省覲還謁上上問卿母健否其壽幾何相別幾年矣清臣對曰臣母年八十三矣別十年幸頗強健上曰何不來此曰急於家務故不欲離耳上曰老人多如是所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也復謂清臣胡里改路風俗何如對曰視舊則稍知禮貌而勇勁不及矣因言西南西北等路軍人其閑習弓矢亦非復曩時六年遷儀同三司進拜左丞相改封崟受命出師行尚書省事

於臨潢府清臣遣人偵知虛實以輕騎八千令宣徽使移剌敏爲都統左衛將軍充招討使完顏安國爲左右翼分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隊進至合勒河前隊敏等於栲栳濼攻營十四下之回迎大軍屬部斜出掩其所獲羊馬資物以歸清臣遣人責其贓罰北阻韃由此叛去大侵掠上遣責清臣命右丞相襄代之承安五年降授橫海軍節度使兼滄州管内觀察使初上諭宰臣曰清臣舊有勞效罪狀未甚明若降授應須告致仕耳初擬知廣寧府上曰姑與滄州既而又曰與則與之第恐有人言也尋復致仕泰和二年薨年七十子么查剌襲猛安初議征討清

臣主其事既而領軍出征雖屢獲捷而貪小利遂致北邊不寧者數歲天下尤之

丞相襄本名唵昭祖五世孫也祖什古迺從太祖平遼以功授上京世襲猛安歷東京留守父阿魯帶皇統初北伐有功拜參知政事襄幼有志節善騎射多勇略年十八襲世爵大定初契丹叛從左副元帥謀衍以本部兵討賊戰于肇州之長濼襄先登麾擊足中流矢裹創以戰氣愈厲七戰皆勝謀衍握其手曰今日之捷皆公力也賊走渡霿鬆河追及之所駐地多草賊乘風縱火襄亦縱火立空地以俟戰十餘合賊益困襄謂謀衍曰今不乘此平殄後將

有悔謀衍然之襄率衆搏戰大敗之俘獲萬計會朝廷遣平章政事僕散忠義代謀衍將襄復從忠義追賊至裊嶺西之陷泉及之率右翼身先奮擊賊大潰人馬相蹂而死陷泉幾平賊酋窩斡僅與數十騎遁去卒就擒論功爲第一有司擬淄州刺史詔特授亳州防禦使時年二十三宋人犯南鄙襄爲潁壽都統率甲士二千人渡潁水敗敵兵五千復潁州生擒宋帥楊思次濠州宋將郭太尉退保橫澗山襄攻之伏弩射中其膝督攻愈急拔之獲郭太尉旣而趨滁州襄爲先鋒將至清流關得宋偵者知敵欲三道夜出掩我不備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問計襄曰今兵少

地隘儻不得闗敵至我無所據必先取之曰我與若孰往
襄曰元帥國家大臣詎宜輕動襄當爲公往取志寧韙之
襄率騎二千分二道一由衝路自以千兵間道潛登既近
敵始覺襄攻克之據其闗志寧履行戰地顧謂曰克敵於
不可勝之地真天下英傑也及宋乞盟班師召爲拱衛直
都指揮使改殿前右衛將軍轉左衛出爲東北路招討都
監遷速頻路節度使移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左丞相志寧
疾甚世宗臨問之志寧薦襄智勇兼濟有經世才他人莫
及異時任用殆勝于臣即召授殿前左副都點檢爲宋生
日使宋方祈免親接國書襄至宋人屢來議皆折之迄成

禮而還授陝西路統軍使賜之尚服廐馬鞍勒佩刀改河南統軍使入爲吏部尚書轉都點檢賜錢千萬世宗謂宰執曰襄爲人甚蘊藉非直日亦入宮規畫諸事事有所付乃退其公勤如此若襄之才豈多得哉擢御史大夫踰月拜尚書右丞諭之曰卿在河南經制邊事甚有統紀及在吏部至爲點檢尤奉公守法朕甚嘉之近長憲臺亦以剛直聞是用委以政機其益勉之未幾進拜左丞襄在外任治有異効至是朝廷以褒賞廉吏詔天下列其名以示奬厲二十三年進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世宗以金源郡王世嫡皇孫將加王爵詔擇國號襄曰爲天下大計必先正

其本原者本也請封原從之故事諸部族節度使及其僚屬多用糺人而頗有私縱不法者議改用諸色人襄曰北邊雖無事恒須經略之若杜此門其後有勞績何以勸之請如舊他日議及古有監軍之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內臣監其軍動爲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並嘉納之詔受北部進貢使還世宗問邊事具圖以進因上覊縻屬部鎮服大石之策詔悉行之進拜右丞相從封戴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平章政事張汝霖宿內殿同受顧命章宗初即政議罷僧道奴婢太尉克寧奏曰此蓋成俗

日久若遽更之於人情不安陛下如惡其數多宜嚴立格法以防濫度則自少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僕隸乞不問從初如何所得悉放爲良若寺觀物力元係奴婢之數推定者並合除免詔從襄言由是二稅户多爲良者明昌元年同知棣州防禦使暠上封事歷詆宰執太傅克寧奏暠所言襄預知之於是詔暠還本猛安而襄出知平陽府事移知鳳翔歷西京留守召授同判大睦親府事進樞密使復拜右丞相改封任時左丞相夾谷清臣北禦邊措畫乖方屬邊事急命襄代將其衆佩金牌便宜從事臨宴慰遣賜以貂裘安山細鎧及戰馬二時胡疋糺亦叛嘯聚北京

臨潢之間襄至遣人招之即降遂屯臨潢頃之出師大鹽濼復遣右衛將軍完顏充進軍斡魯速城欲屯守侯隙進兵繪圖以聞議者異同即召面論厚賜遣還未幾遣西北路招討使完顏安國等趨多泉子密詔進討乃命支軍出東道襄由西道而東軍至龍駒河為阻䪁所圍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或請俟諸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馳救之猶恐不及豈可後時即鳴鼓夜發或請先遣人報圍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儻為敵得使知我兵寡而糧在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明距敵近衆請少憩襄曰吾所以乘夜疾馳者欲掩其不備爾緩則不及嚮晨壓敵突

擊之圍中將士亦鼓譟出大戰獲輿帳牛羊衆皆奔斡里札河遣安國追躡之衆散走會大雨凍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長遂勒勳九峯石壁捷聞上遣使厚賜以勞之別詔許便宜賞賚士卒九月赴闕拜左丞相監修國史封常山郡王宴慶和殿上親舉酒飲解所服玉具佩刀以賜俾即服之十月阻轐復叛襄出屯北京會群牧契丹德壽陁鎖等據信州叛僞建元曰身聖衆號數十萬遠近震駭襄閑暇如平日人心乃安初襄之出鎮也至石門鎮宻謂僚屬曰北部犯塞奚足慮第恐姦人乘隙而動北京近地軍少當預爲之備即遣官發上京等軍六千至是果得其用臨潢

總管烏古論道遠咸平總管蒲察守純分道進討擒德壽等送京師契丹之亂廷臣議罷郊祀又欲改用正月上辛上遣使問之對曰郊爲重禮且先期詔天下又藩國已報表賀今若中罷何以副四方傾望之意若改用正月上辛乃祈穀之禮非郊見上帝之本意也大禮不可輕廢請決行之臣乞於祀前滅賊既而賊破果如所料郊禮成進封南陽郡王始討契丹自龍虎衞上將軍節度使以下許承制授之襄以爲賞罰之柄非人臣所預不敢奉詔賊平請委近臣諭旨將士使知上恩乃遣李仁惠持宣三十勑百五十視功給之方德壽之叛諸乣亦剽略爲民患襄慮其

與之合乃移諸乣居之近京地撫慰之或曰乣人與北俗無異今置内地或生變柰何襄笑曰乣雖雜類亦我之邊民若撫以恩焉能無感我在此必不敢動後果無患尋詔參知政事脩代領其軍入見賜錢五千萬明年以内艱免翌日起復視事時議以契丹户之驅奴尚衆乞盡釋以散其黨襄以爲非便奏請量存口數餘悉官贖爲良上納之北部復叛脩戰失律復命襄爲左副元帥莅師尋拜樞密使兼平章政事屯北京民方艱食乃減價出糶倉粟以濟之或以兵食方闕爲言襄曰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卒行之民皆悦服時議北討襄奏遣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出

軍泰州又請左丞衞於撫州行樞密院出軍西北路以邀
阻轐而自帥兵出臨潢上從其策賜內庫物即軍中用之
其後糾出部族詰撫州降上專使問襄襄以爲受之便賜
寶劍詔度宜窮討乃令士自賫糧以省輓運進屯於污移
剌烈烏滿掃等山以逼之因請就用步卒穿壕築障起臨
潢左界北京路以爲阻塞言者多異同詔問方略襄曰今
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歲
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爲永利詔可襄親督視
之軍民並役又募飢民以傭即事五旬而畢於是西北西
南路亦治塞如所請無何泰州軍與敵接戰宗浩督其後

殺獲過半諸部相率送款襄納之自是北陲遂定襄還臨潢減屯兵四萬馬二萬疋上以信符召還遣近臣迎勞于途既至復撫問于第入獻邊機十事皆為施行仍厚賜之復拜左丞相初襄至自軍上諭宰臣曰樞密使襄築立邊堡完固古来立一城一邑尚有賞賚即欲拜三公三公非賞功官如左丞相亦非賞功者雖然可特授之遣左司郎中阿勒根阿海降詔褒諭四年正月進拜司空領左丞相如故襄重厚寡言務以鎮靜守法每掾有所禀必問曰諸相云何掾對某相如是某相如是襄曰從某議其事無有異者識者謂襄誠得相體時上頗更定制度初置提刑司

又議設清閑職位如宋朝宮觀使以待年高致仕之官襄言年老致仕朝廷養以俸廩恩禮至渥老不爲退復有省會之法所以抑貪冒長廉節若擬別設恐涉于濫又言省事不如省官今提刑官吏多無益於治徒亂有司事議者以謂斯乃外臺不宜罷臣恐混淆之辭徒煩聖聽且憲臺所掌者察官吏非違正下民冤枉亦無提點刑獄舉薦之權若已設難以遽更其採訪廉能不宜隸本司宜令監察御史歲終體究仍不時選官廉訪上皆聽納俄乞致仕不許時方旱命有司祈雨襄及平章政事張萬公參政僕散揆等上表待罪上召翰林學士党懷英草罪己詔仍慰諭

襄等視事泰和元年春承命馳禱于亳州太清宮及后土方嶽以其世封遠特改授河間府路筭朮海猛安明年皇子生襄復自請報謝既祀嵩嶽還次芝田之府店遂以疾薨年六十三訃聞輟朝遣使祭于路葬禮依太師淄王克寧謚曰武昭命張行簡銘其碑襄明敏才武過人上親待之厚故所至有功其駐軍臨潢也有以僞書遺西京留守徒單鎰欲構以罪書聞上以書還畀襄其明信如此既而果獲爲僞書者在政府二十年明練故事簡重能斷器局尤寛大待掾吏盡禮用人各得所長爲當世名將相大安間配享章宗廟庭

夾谷衡本名阿里不山東西路三土猛安益打把謀克人
也大定十三年刱設女直進士舉衡中第四人補東平府
教授調范陽簿選充國史院編脩官改應奉翰林文字世
宗嘗謂宰臣曰女直進士中才傑之士蓋亦難得如徒單
鎰夾谷衡尼厖古鑑皆有用材也遷修起居注章宗立爲
侍御史轉右司員外郎敷奏稱旨升左司郎中明昌二年
擢御史中丞未幾拜參知政事三年八月以病表乞致仕
詔撫慰不許衡久在告承詔始出上見其羸瘠復賜告一
月四年詔賜今名諭之曰朕選大臣俾參機務必資謀畫
協贊治平其或得失晦而未形利害膠而未決正須識見

純直方能去取合公比来議事之臣鮮有一定之論蓋以内無所守故臨事而惑致有中失朕將何賴卿忠實公方審其是則執而不回見其非則去而能果度其事勢有若權衡汝之所長衡實似之可賜名衡古者命名將以責實汝先有實可謂稱名行之克終乃副朕意參知政事胥持國言區種法衡曰若苟有利古已行之且用功多而所種少復恐荒廢土田徒勞民無益也進尚書右丞舊制久歷隨朝職任者得奉使江表衡未使而拜執政特賜錢六千貫六年遷尚書左丞尋出行省于撫州洎還入朝聞父憂去上亟召回起復本職承安二年出爲上京留守尋改樞

密副使行院規畫邊事三年以修完封界賜詔褒諭四年正月就拜平章政事封英國公薨年五十一上聞之惻然爲輟朝命官致祭賻贈有加遣使勅葬謚曰貞獻

完顏安國字正臣本名閣母其先占籍上京世有戰功祖斜婆授西南路世襲合札謀克安國沉雄有謀畫尤善騎射正隆元年從軍爲謀克常以少擊衆大定中爲常山簿轉虹縣令會王府新建選充虞王府掾再遷儀鸞局副使明昌元年改本局使會大石部長有乞修歲貢者朝廷許其請詔安國往使之至則率衆遠迓至帳望闕羅拜執禮無惰容時北阻轐迫近塞垣隣部欲立功以誇雄上國議

邀安國俱行討之安國以未奉詔爲辭強之不可或以危
言怵之安國曰大丈夫豈以生死易節暴骨邊庭不猶愈
於病死牖下衆壯其言餽贐如禮既還以奉使稱旨升武
衛軍都指揮使出爲東北路副招討未赴改西北路副招
討六年左丞相夾谷清臣用兵以安國爲先鋒都統適臨
潢泰州屬部叛安國先討定之以功遷本路招討使兼威
遠軍節度使承安元年大鹽濼之戰殺獲甚衆詔賜金幣
既而右丞相襄總大軍進安國爲兩路都統大捷於多泉
子襄遣安國追敵僉言糧道不繼不可行也安國曰人得
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驅羊以襲之便遂從其計安國統

所部萬人疾驅以薄之降其部長捷闍進官四級遷左翼都統承安二年以營邊堡功召簽樞密院事賜虎符還邊得以便宜從事時並塞諸部降諭使輸貢如初進拜樞密副使泰和元年特授世襲西南路延晏河猛安兼合札謀克帝幸慶寧宮命安國嚴飭邊備奏西南路邊戍私竄者乞招誘以安人心上是其言三年以疾致仕封道國公四年起復前職卒上聞之輟朝勑有司葬以執政禮贈特進安國在軍旅幾十五年號令嚴明指麾卒伍如左右手又善伺知敵人虛實及山川險易戰必身先士卒故所向輒克諸部入貢安國能一一呼其祖先弟姪名字以戒諭之

諸部皆震慄甚爲隣國所畏服

瑶里孛迭北京路窟白猛安陀羅山謀克人也以軍功歷海濵令遷徐王府掾以稱職再任御史臺察廉升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初爲唐州刺史尋授西北路招討副使未幾改東北路六年正月北邊有警聚兵圍慶州急孛迭率本路軍往救敵解去州竟無患承安元年丞相襄北伐孛迭爲先鋒副統進軍至龍駒河受圍會襄引大軍至得解後授鎮寧軍節度使以六群牧人叛改寧昌軍孛迭爲都統領步騎萬次懿州敵數萬來逆戰兵勢甚張孛迭親陷陣奮力鏖擊却之身中二創捷聞遷一官承安二年

乣軍千餘出沒剽掠錦懿間孛迭追敗之復獲所掠悉還本戶三年從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爲左翼都統戰移密河勝戰骨堡子西殺獲甚衆五年授知廣寧府事俄改東北路招討使以捍邊有功賜詔褒諭三遷爲崇義軍節度使泰和六年卒訃聞遣官致祭賜銀五百兩贈金紫光祿大夫孛迭勇決善戰自幼以軍功顯任兵鎭十餘年所向克捷凡再遷官賜金幣甚爲上倚注云

贊曰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愼其始清臣首議出師遷以貪小利敗襄雖賢竭力而後勝其任衞安國孛迭之功又亞於襄者也然而兵

連禍結以終金世故兵無常勝制勝在勢勢制兵者強兵制勢者亡迹襄之開築壕塹以自固其猶元魏北齊之長城歟金之勢可知矣勢屈而兵勝亡國之道也金以兵始亦以兵終嗚呼用兵之始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列傳第三十二